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88n1640

心性罪福因緣集

宋 智覺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開經偈
  - 觀三身功德
  - 打圍碁二老僧
  - 呵懈怠比丘
  - 隨心為行
  - 常作詩比丘
  - 沐浴之法
  - 念佛
  - 比丘外相內法
  - 法空比丘言
  - 邊州中有一比丘
  - 敬法藥叉神守護觀心人事
  - 敬法藥叉神云
  - 明惠沙門云之一
  - 明惠沙門云之二
  - 跋陀三藏語道朗沙門云
  - 祇須彌耶主之言
  - 可觀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事
  - 南海岸有二比丘事
  - 鬱頭比丘問一比丘
  - 智光法師
  - 明智和尚問比丘言
  - 藥叉神示比丘語
  - 法崇和尚誡弟子語
  - 攝忍比丘云
  - 法志和尚問比丘云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．1640
心性罪福因緣集卷之上

大宋國　智覺禪師　注置

稽首三身佛，　顯密半滿教，　三乘賢聖僧，
及護正法者，　我今略記留。　心性罪福緣，
不載金口說，　經文顯然故，　不出賢聖詞。
論中分明故。　牟尼入涅槃，　正法盡已後，
五天及邊國，　近代四部眾，　邪正信不信？
智者悉應觀，　是故或自見。　若從佗所聞，
為誡勸後輩，　但注其少分，　見聞讚謗者。
同入法性海。

若有四部弟子，欲離生死證大涅槃，雖缺威儀而復破戒，必應當觀三身功德、相好、神通、智慧、慈悲、不思議理，引證令知功德勝利。

○觀三身功德

中天竺國，有一沙門，名僧多羅，天性所稟，懈怠懶惰，雖受具足戒，或不知持犯，亦無讀誦經教真言，受於信施，日夜空過，三業多犯，六時作罪，無慚無愧，不怖後世。同住伽藍，大小眾僧，見其破戒，不許交座，乃至驅追，擯出寺內。而是比丘，有小分智，了別三身功德之相，日日夜夜，常念實相，一念心中，自然具足法如如智，法如如境，萬德莊嚴，由妄執故，沉沒生死，念念步步，行住坐臥，皆是法性，常觀法性，不須餘法。於是比丘，年漸衰老，受病經月，見此僧者，莫不誹謗。臨終之時，化佛菩薩，來至其所，說實相法，比丘歡喜，顏色鮮白，正念安坐，生兜率宮，光明異香，周遍國內。諸比丘眾，及與男女，見是比丘如是功德，流淚隨喜，謝前誹謗，悔過懺愧，發心觀行三身功德，修行之類，其數甚多。是故應知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寂靜真如，一切諸法不思議故。

○打圍碁二老僧

汝亦當聽！昔為尋道，巡遊諸國。鳩流國中，有大伽藍，有七百僧，習大小教，皆弘佛法。有一僧房，二老僧住，只所好者，是圍碁戲。二僧同心，終日竟夜，作圍碁遊，更無他念。不尋經教，又

不修道，僧俗覽者，莫不加譏。我聞此由，為試彼心，至老僧所。爰二老僧，不問訊我，深入圍碁，不緣異境。尋餘暇，語老僧言：我求道法，從流沙東，到於五竺，未預法流，心性枯竭，猶如渴鹿，求水馳走。願二大士，以大法水，施與渴心，流淚悲歎。二老沙門，見我深志，敷座令坐，即語我言：我等二人，年既衰邁，圍碁為業，一生過暮，非法師行，眾人被呵。聖人志固，尋大菩提，我等猶歎，不離生死，何教沙門，令知佛果？但遠方來，強求佛法，見信不許，定違佛意。沙門若深，欲厭生死，可念實相，可觀心性。我等二人，圍碁為境，尋求佛法，觀照心性，年久日深，未知方偶，況捨觀心，誰尋佛道？示其相貌，令預法水，真如佛界，如圍碁槃。九界差別，如九黑目。眾生世間、五陰世間、器世間等，重重差別，猶如三百六十之目。不淨、數息、五根、七覺、八正、四攝、六度、三念，如是法門，如少白石。三毒、七慢、五蓋、十纏、十二因緣、八邪、八難，如是惡法，黑業所成，如黑石子。智慧心明，伏無明惑，如以白石，打殺黑石。無明心迷，失菩提種，猶如黑石，打殺白石。道心堅固，智慧明了，破煩惱怨，盡知法界，猶如黑石，皆悉打殺，留白石，彌滿盤上。煩惱盛發，邪見不善，無一分善，一闡提人，從冥入冥，無出離期，猶如白石，皆被打殺，唯留黑石，彌滿盤上。如是迷亂，煩惱生死，如是修習，菩提涅槃，更不相離，真如法界。如白黑石，互有勝負，更不相離，圍碁之盤。如是如是，觀察迷悟，剎那剎那，尋如如理。三身在心，不可求外，真如具身，何尋他所？只以一法，為觀心境，遙緣法界，遍滿十方。眾庶不知，深呵我等，逆緣為種，令萌佛芽。汝大沙門，慎習此旨，莫令他知。愚者迷深，增輪廻苦，智者解深，達罪福。努力努力，固可信受，不可披露。我等為汝，彌令取信，觀心威力，不思議故。說此事畢，默然而坐。二僧忽失，不知所去，圍碁之具，亦復失去，五色光明，房中充滿。我見如此，希有之事，歡喜合掌，流淚頂禮，渴仰二僧，隨喜讚歎。未滿一時，忽然現前，二僧在座，重加誡言：觀如來性，不離我心，功德威神，猶故如是。汝還本國，深修觀行，可厭生死，如是勸我。我承此教，雖生深信，未知心性，此是秘事，勿語愚者。是故應知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，真如寂靜，諸法心起，不思議故。

○呵懈怠比丘

道覺禪師呵責懈怠弟子云：汝有宿緣，生值一所，幸遇佛法，不嘗甘露。一生早走，如雷電光，毒蛇纏身，何不怖畏？怨賊同宿，生

安穩哉？況閻魔卒，冥途逼使，無常鬼王，生死指南，如影相副，催死不知也。汝何著樂，不覺無常，通夜染睡，不修道法？睡眠可厭，懈怠根元；破戒可慚，生死元物。我念往昔求佛法時，龜茲國中往詣住止。時我一夜居宿山里，至于半夜，忽有啼哭叫呼之聲，其聲宣言：多盜賊取我財，不知去方。悲哉！悲哉！我今力盡，近邊男女慈悲之類，可助我身，可救我命。時我聞此悲泣音聲，驚起走出，見聞此事，里內男女、僧尼、貴賤皆覺夢睡，集會議云：見此聖人結艸為宿四十餘年，三衣一鉢纔所具足，資養身命只依分衛，身著糞掃，不著細衣。有何財寶，怨賊盜取。尤希有也，我等可訪。夜中諸人，集比丘所。比丘流淚，語諸人云：我年來間，為求菩提。盡尋經教，常拂疑塵。夜止睡眠，深瑩觀心。如是不退，四十餘年之間。今夜煩惱怨賊，種種入來。初夜端坐，觀三諦理。散亂貪愛，非例競起。逼取法財，纔迴方便。又始觀行，睡眠強賊。逼迫我心，任意盜取。信、力、精進、覺法、慈悲、三昧、解脫諸法財物。今至天曉，自覺大泣。懷歎念，無一分益。汝等大眾，可救我身。我無依怙，法財盡故。我有怖畏，具怨賊故。流淚叩頭，仰天伏地，歎悲無極。見聞大小，莫不懷悲。我從彼聖，蒙觀念旨。以此見汝，四十餘年。一發睡眠，智者大歎。何汝不發，慚愧之心。早取信心，勿起懈怠。比丘忽聞，大師呵嘖，深耻怖罪。觀心性理，現身見佛。是故應知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。應觀法性，真如寂靜。諸法心起，不思議故。

○隨心為行

汝又當聞，我往胡國巡禮諸寺，住一寺中，聞說一僧所作之業，住於一所不經一時，況住一日乃至一年乎？見向東方又向南方，見向南方復向北方，見仰天住復伏見地，見之行者又忽安坐，見端坐者又高枕臥，或著衣服或脫衣服，或具威儀或不具，或復歌舞而復悲泣，或復多食或復不食，或持弓箭或持錫杖，或著好衣或著糞掃，忽然讚人忽然罵詈，須臾高聲須臾默然，或復讀誦或復禮拜，剎那麤獷經一時間，所作轉變猶故如是，何況日日乃至年年，所行不定不可宣說。寺內眾僧見聞男女，而不言是尋常之人，但謂迷亂極狂之人。我往見之深怪所為，三日四日隨逐是人，更不知意。我至誠心禮狂比丘，大師慈悲引攝我身。比丘忽聞我言說畢，離寺往至無人林間。我觀彼行隨狂僧行，狂僧至林端坐樹下，即語我言：沙門法子大善知識，以好心來求菩提道，至心聽受取信不逆。若欲求佛當細尋心，無明睡深生妄想夢，心性狂迷剎那不住，猶如獼猴不住一樹，亦如流水須臾不留，由是妄生諸趣不同善惡之業，生天受

樂，還生地獄，居輪王位，七寶具足，還生貧家，單己憂惱。生師子已，雖伏諸獸，亦生螻蟻，怯弱無力。如是不同，由妄心生，尋其本性，凝然寂靜，絕言詞境，離思議相，如是觀察，是真佛子。我本心性，散亂病重，以數息觀，難可對治。以是因緣，隨本所行，觀心妄想，細觀心性，念念不住，剎那剎那，隨境轉變，隨心所念，現我威儀。雖如是轉，更不見體，是不思議，非無所知，唯佛究盡，心性本源。我發道心，過二十年，從初發心，至于今日，隨心妄想，不覆其過，細尋推求，更不可得。而是我行，如來所說，煩惱病重，但隨本病，自在隨心，自然伏得。如捕鱉魚，任鈎棄置，浮沉牽釣，終鱉魚死。而是如來，觀行秘術，淺行下根，尚不得之。見我心性，顯外輕浮，一切諸人，皆謂極狂。我今為汝，說觀心法，歷萬法相，觀達心性，順逆橫竪，淺深麤細，分別心性，攝持萬德。我聽此語，於狂比丘，生如來想，至心頂禮。比丘語畢，坐禪入定，七日不起，身心不動。從定出已，氣色鮮白，如白蓮華，忽開之相，是希有事，誰敢思量？故知心法，難可思議，求佛道者，但習觀心。以是案之，見狂戲僧，可生謗哉！

○常作詩比丘

汝又當聞，我巡此國，親近智者。五臺山北，往數十里，有山民里。彼里邊山，有二比丘，結艸菴室，各住異所。元是杭州文筆人也，剃頭捨家，遠住此山。觀其所作，不繼道迹，不捨俗業，只所好者，詩頌歌詠。花鮮香朝，月朗照夜，染筆作詩；冷風吹暮，霜鶴叫曉，舉扇詠頌。從是以外，更無所修。時人見者，出家外道，誹謗罵詈，不入僧數。二比丘僧，入山已後，不出人間，不怖誹謗，不喜讚歎。我往親近，見二僧行，從艸庵出，只作詩頌，專不見於佛法氣分。強勉久住，致恭敬志，彌現邪見，不出慈言。我終不見其人所行，遠離捨去，奚過數年？後時復往，住於近邊。二僧老齡，或八十餘，復及九十。臨終之時，兼於一日，晝夜不斷，老聲歌詠，流淚悲吟。聞之僧俗，皆謂老狂，不稱佛號，不讀經教，無益習單，俗曲外書，空送此生，是大惡人。時二老僧，臨命終剋，俱時出遇，合眼語通，執手泣吟。時于空中，音樂聲滿，妙華異香，遍薰山林。文殊、彌勒，乘雲出現，各為老僧，說深妙法，各迎一僧，東西昇天。異香熏室，數月不失，光明滿林，通夜照曜。僧尼男女，尋送頂拜，廻室讚歎。開艸菴已，勘見年來，作置詩書，非世間語，皆是甚深，觀心功德，實相境界。世間無常，生死不定，魔界佛界，不二之由，煩惱菩提，即一之源。見者染肝，忽發道心，聞者徹骨，眼淚難禁。或聞此詩，剃頭入山，捨棄眷

屬，深守菩提，耻過持戒，攝身觀心，趣佛道者，其類極多。故知諸法，皆是佛法，真可直心，必可觀心。以是案之，誰佛世尊？其餘眾生，莫謗比丘矣。

○沐浴之法

法空比丘呵責樂著沐浴弟子云：汝等比丘明知法師沐浴之法。比丘白言：我等能知，是故常沐浴。法空比丘又更問云：若能知者，可教於我。弟子白言：是非難事，水木火釜香灰等具如法備足，調於溫湯不熱不寒，沐浴身體垢穢不淨，一切諸人皆悉知之。法空比丘告弟子言：汝所習者，是非沙門沐浴之法。一切男女在家之族，沐浴儀式經於多劫，雖沐浴身體，黑業之垢念念增故。依彼法者，更無出離三途舊里，只是造置熱地獄業，何由沐浴離身垢哉？剃頭染衣成法師形，永異俗形，以形異知心可異俗，以是明知沙門沐浴不同俗法，猶為我說。弟子閉口不知所答。法空比丘告弟子言：汝未明知沙門沐浴心行作法，何常沐浴生愛著哉？我今為汝說沐浴法，凡法師心少欲知足，是真所行。昔若盛時，胡國往詣請求佛法，彼國北山有一伽藍，纔十餘僧出入止住，皆持禁戒不許浮囊，悉具威儀不傾油鉢。我時來至彼山寺畢，為洗身垢搆於溫室，先以上分供養住僧，上座和尚引率諸僧，威儀具足來至溫室，不悞僧次著座上竟，燒香散華胡跪合掌，勸請十方諸佛菩薩賢聖等眾沐浴供養，同聲讚歎諸佛菩薩，發大願云：我等今生乃至究竟敢未後身，常以如是沐浴如來菩薩賢聖，願垂慈悲救濟眾生身心之垢。如是發願頂禮三寶。然後經時，上座比丘臨沐浴時，端身安座閉目思惟，彈指數反從眼淚下悲愁罔限，其餘比丘亦皆如是。時我不知沐浴因緣未染佛法，見此所作合掌白言：和尚何故彈指思惟，淚流憂愁不敢沐浴？願說因緣我樂欲聞。上座比丘即答我言：法師若欲澡浴之時，溫室上分供養三寶普施一切，上所作正欲沐時，以僧次第必應沐浴。若有客僧沙彌男女，從近邊所而復來會，本住僧等出迎客僧，和顏問訊不生違背，發敬尊重生大師想，或父母或生極愛一子之想，而不分別是親是疎及知不知，亦不分別是男是女或賢或愚，必令沐浴無空過者。縱自不沐，雖經多年，客比丘僧必令沐浴。所以者何？若於溫室生慳貪心，但自身與眷屬沐樂，不施他人及僧俗等，或加罵詈或時擯出，決定死後入熱地獄，焚燒身分飲三熱丸，經多劫數不知出時。欲見罪報，出僧護等諸經論中。努力努力！於溫室時勿生貪心。又諸比丘及餘男女，若有道心欲得二世廣大利益，當設溫室供養四眾，隨力所堪拾薪汲水，又設粥漿內衣炭等諸沐浴具，常懷大悲供養眾僧及諸病者，令離塵穢亦令治病。所以者

何？溫室功德無量無邊。首陀會天由溫室力，身色光明勝餘諸天，生生處處離煩惱垢，內外明潔入淨佛地。由是因緣，自身雖不沐浴，摧骨盡力當施諸僧，深誡自身樂著欣求，不沐浴身為淨身垢。纔沐浴時，一心悲呻而作是觀：我從無量無數劫來，常所沐來三熱湯也。彼湯洗除我身垢者，早證無垢大菩提位。縱盡身分惱亂獄率，倍煩惱垢增輪迴塵，有何不飽生沐浴心？何況纔得希有人身，幸值釋迦像法中間，沐浴法水可洗心垢，於有為湯生愛著哉？假使盡力聚集一切山林樹木，傾於大海無量諸水，日日溫室洗我身分，四大和合精血不淨，五體四支何時清淨？如是思惟不生愛著。又應觀察於溫室所生地獄想，見釜當生熱鐵之想，見湯應生融銅沸想，於汲湯人生獄率想，入湯船時應生入於極熱鐵鑊受極苦想，磨體垢時應生我身入獄率掌摧折身分斫裂血肉驚怖之想，為止息故臥坐之時當生臥坐熱鐵大地受深苦想，飲粥漿時應生飲於沸銅湯想，著內衣時應生極熱炎火鐵衣著纏身想。如是思惟，不生一念樂浴之心。如是事觀，但隨行者智慧寬狹其相無量，是事溫室。復有理觀，溫室作法，我身心外無求溫室，觀我腹內即是釜船，血膿淚等即是湯水，三百六十諸骨骸等乃是薪木，我身燸氣是即火炎，我身諸皮乃應內衣，心王即是沐浴之人，心所即是溫室維那。如是心王及心所調業果報，溫室湯水沐浴自在流轉生死，實應悲歎。又應思惟，淨戒如水，智慧如火，煩惱如薪，慈悲如釜，以淨戒水滿慈悲釜，以智慧火燒煩惱薪，由是定慧相應溫水心中流出，以是法水洗除無始妄想心垢、惡業之垢、煩惱之塵，須臾須臾令自然消滅。佛性之體、真如之理，剎那剎那微妙顯現，自佗無垢內外清淨，天魔外道不能汙穢，生死煩惱更不塵染。如是觀行是真沐浴，如是思惟是名理溫室。自今以後如是習學，世間溫室非真沐浴，況復可怖後世罪報。誰有智者不隨此語，但諸愚夫醪迷不解。上座比丘說此事已，更不沐浴即還本房，餘比丘亦皆不沐浴。我聞此說不覺淚流，深發道心常願沐浴，觀心之溫水，於諸世間溫室沐浴不生希望，纔得沐浴猶生入於熱地獄想。是故汝等信我所說，不應著於溫室沐浴，常念無常而觀心性之沐浴法水，永離心垢。弟子比丘聞大師之誡，深懷慚愧永絕沐浴，希求法水固持戒品，習學正教永發道心。是故應知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真如寂靜，諸法心起不思議故。

○念佛

有一比丘名曰定覺，白明智言：我今無智亦無戒行，人中之牛羊、花園之枯木，但稱佛名念佛為業。唯願和尚為我宣說稱念佛名功德心行。明知和尚和顏向之，告比丘言：善哉，善哉！汝真知識，能

知生死崖岸苦岸三歸者，即是菩提之初道，應修念佛。念佛是最上之行法。所以者何？向上虛空直下大地側，見於四方一切處處，若天若人鬼畜等類，皆蒙諸佛大悲方便，纔得免苦或入樂城。是故發心求佛道者，捨於餘業但念諸佛并稱名號，以是功德度於生死瀑流之大海，證於涅槃寂靜解脫。我今為汝說於稱念佛名儀式。如我昔時初發之道心，為求佛法巡諸國中，或入深山食艸而住，或住冢間乞食而逕，或住于伽藍永仕習學，或交聚落出入往來，如是如是經歷多年，訪習佛法尋求戒律。師子國中有一孤山，岑串半天谷徹幽地，其孤山中有一伽藍，纔有一僧人迹難通。我時尋登往詣于伽藍，三七日之間精進經行，見僧所行甚為希有，不持經教法文等之具，日夜六時沐浴精進入於堂內，一心彈指閉目思惟，舉聲唱云：南無十方諸佛如來。一唱名畢良久思惟，復發聲言：南無大聖釋迦牟尼如來。良久思惟，復稱釋迦如前無異。如是思惟稱佛名號，百反千反從眼淚流，如春細雨亦如泉水，但除食時大小便利，於其餘時相欠如是，燒香散華時節菓食如法供養，稱佛名號閉目思惟更無餘事。我即思惟：然是愚僧無所知故，纔稱佛名不修餘業，不可親近早當遠離。復更思惟：我今試問比丘所作。作是念已往比丘所，合掌白言：大德比丘！住此深山經幾年序？亦有何緣但稱佛名不修餘業？比丘諦聽！我今細知比丘心行，謙我所行。設於試問雖須不答，但以大悲息汝迷心。汝比丘僧若真欲求大菩提道，早止息於慢劣他心，但發隨喜恭敬一切勿輕佛法。所以者何？佛法甚深非凡所識，稱南無佛微小音聲，能辦一切世出世間有為無為事理之功德。譬如龍子初生七日，而能雨甘水普潤一切；亦如頻伽在卵穀之中，聲勝眾鳥哀雅微妙，稱南無佛一音聲中。然彼如來從初發心及證極果，於其中間一切功德、智慧、慈悲、禪定、解脫、一切善根，皆悉具足無有缺減。所以者何？如是功德和合莊嚴名為佛陀，心性體相名號儀式但一無異。為化眾生所現名號體相不同，若尋本性如如空寂。以是因緣，稱佛名時具諸功德，念體性時亦具稱名，功德等事更互具足更無所缺。猶如大綱牽一目時，一切諸目皆悉振動；亦如丸香諸香合故，燒一分時眾香馥[苟-口+匕]。是故比丘但稱佛名不修餘善，直至道場破魔軍已證大菩提。我聞此語深懷慚愧叩頭求救：惟願大師為我宣說念佛方法。比丘語言：稱念佛名有多方法，我為略說示其一兩句。若欲稱念諸佛名號，於清淨地，安置佛像，幡蓋華幢，妙華燈明，如法莊嚴，盡力不怠。沐浴香湯，令身清淨，楊柳含口，以水淨垢，著於淨衣，不起染著。心狂所起，貪瞋癡等，呵責被迷亂煩惱，一一而伏制之，莫令不起。然起大悲，發弘誓言：我及眾生，無明迷亂，不知諸法是非之相，亦復不知真如寂靜實相之法，死此生彼，流轉無窮，受善惡身，經劫不盡。雖慚

此苦，不知遁方，如折羽鳥，翻飛無便，亦如盲人，見色無由。諸佛如來，發大悲願，能除迷闇，智慧日光，朗度群生，令生惠解。是故我今，但稱佛號，并念功德。因佛之誓願，發於惠眼，及無始生死際限，明照法界，自然無礙。如是思惟，一心稱念諸佛名號。復更思惟：諸佛之名號，希有得聞，若得纔聞，除無量劫煩惱惡業，常生善趣，諸魔外道，不能嬈亂。猶如玅藥，但聞藥名，延三百歲，長遠壽命；亦如呪王，纔得聞時，諸毒惡氣，自然消滅。何況一心，稱念佛陀，功德利益，無量無邊。是故我今，除諸亂心，一心稱名。如是思惟，稱念佛名。復更思惟：如來妙相，甚深微玅，盡說妙行，多劫修行，所謂誓發四弘之大願，捨法界財，施諸眾生，求眼施眼，求耳施耳，求手施手，求足施足，乞骨隨者，施與骨髓，乃至身命，普施一切，經無量劫，遍於法界。行如是施，心無猒離，於其中間，不起想能施所施差別之心。持戒、精進，乃至智慧，遍於法界，經無量劫，不起想如前布施。如是修行，自行化佗，無量功德，感得微玅。自受用身，周圓無際，相好功德，無見頂相，遍於法界，眉間白毫，亦遍于法界，乃至一切諸根相好，身分毛孔，一一無邊，無限善根，所引生故。色身智慧，十力無畏，慈悲神通，三昧道品，皆遍法界，而不雜亂。更互而住，自受法樂，凝然寂靜，況發大悲，還念本願。愍眾生故，示現應身，隱尊特身，居分段土。身有形量，大小差別，士有淨穢，凡聖萬差，於所現身，相好功德，亦不思議。青蓮華眼，紺毛睫相，雪山白齒，牛王步相，頻伽音聲，師子臆相，一一之相好，非是惡法，無量功德，和合所成。繫心思惟，舉聲稱名，滅除眾苦，定得安樂。願如諸佛，我亦如是，感得相好功德之身，為諸眾生，作大依止，運載自佗，直至菩提。如是思惟，一心稱名，復更思惟諸佛名號，具無量德。於地獄中，得聞佛名，猛火消滅，變成蓮池；於餓鬼中，得聞佛號，甘露現前，飢苦已消；修羅人天，各隨所應，或除怖畏，貧窮五衰，生諸善法，今世安樂，將來證果。如是利益，稱念佛時，自然具足，是故一心稱念佛名，復更思惟諸佛方便，甚深微妙也。其有眾生，一心稱名，無礙智慧，自然知見，來至其所，伸慈悲手，而摩頂守護，教化引接，增益於善法，滅於惡法，漸漸教化，而令入佛道。如淨圓月之自然浮水，亦如孔雀之依雷懷妊，有如是益。

一心稱名。復更思惟：一生早過如山下水，身命忽衰猶如槿花，罪業積身煩惱滿心，臨命終時眾病逼迫眾苦惱亂，諸根散懷色身衰損，閻魔之使者問定罪業輕重之相，牛頭馬頭前後圍繞摧折身分，惡鬼惡神內外伺便倍增苦惱，恩愛之妻子流淚失方，覆養之眷屬懷憂愁傷，朋友故人見於氣色便不來至，近隣比戶聞於案內專不相

問，王法上逼妻子下悲，一生積財四面出去，朝暮粧身皆悉衰損，臨其時節何人救濟慈悲覆護？諸佛如來垂大悲力影現其前，慈悲照身奠語誘喻，蓮臺迎接息諸重苦，生淨土中見佛聞法，如是利益誠為希有，如是思惟一心念佛。復思惟稱念彌陀一佛，即為稱念一切諸佛。以何因緣，三身如來與一切佛同體同意同事業故？一切諸佛皆具三身功德之果，是故稱念彌陀一佛功德，遍成稱念一切諸佛，如是思惟一心念佛。如是念佛名事念佛，其相無邊，但隨行者智慧寬狹一一觀之。若欲直念諸佛功德應觀理性，此有三種理觀念佛：一直應觀我身即是如來身相，二直應觀我心即是如來心性，三直應觀山河艸木乃至一塵即是如來微妙身心。一直觀身即佛身者，觀我身體頭眼耳鼻舌乃至手足一切身分，一往雖是生死無常，再尋觀達具無邊際，真成功德常遍色身，相續湛然，非有非無。頭即是空，空即是頭。眼耳鼻等一切身分，亦復如是。真如冥合，超言議道，越思量境。由是我身，即是法性清淨法身。離我身而外，何處求於法身？如來一一身分，遍於法界，更不雜亂。由妄執故，分別是非寬狹差別。論其本性，頭等身分，一一毛孔，皆同法界，自在無礙。豈非報身相好功德，具我身上？何況應身即是我身？今觀我身，與佛無異。我身頭頂，即是如來之無見頂相。我頭髮毛，乃是諸佛之紺青髮相。觀我兩眼，即是世尊青蓮鮮白大慈悲之眼。論我音聲，豈非頻伽八辯聲相？頻婆菓之唇，備我口中。師子胸臆，即我胸臆。紫金色膚，乃我身皮。千輻輪文，具我足底。如來行步，承足蓮華，是我步時所履物也。如來所著上服法衣，及諸瓔珞，乃是我身所服衣裝，乃嚴身具也。總觀我身，與佛無異。由修行力，離惡業故，如來相好，顯現炳然，離塵光潔，眾所樂見。由妄想力，造眾業故，眾生身分，相好隱沒，覆弊塵垢，汙穢無光，眾所遠離也。觀其本性，但一無異。猶如黃金，被練放光，藏土黑闇。亦如鏡面，加瑩明顯，積塵無杲。由是應觀我身相好，與自受用，及佗受用，應身相好，平等無異。但悔妄想顛倒因緣，早念前達諸佛功德，及念我身本具佛身，還於本覺，安住寂靜。如是思惟，稱念佛名矣。二觀我心即佛心者，諸佛心意，即我心意。觀我心內，有三佛種，五智種子。三世諸佛，所修真如，名為法界身。法界心方便，皆悉具足，無有減少。法身遍故，報身、應身亦遍法界。正因緣了，亦同周遍。如是觀時，我身諸佛及諸有情，一切平等，皆應稱念名號體性。如是思惟，名真念佛矣。三、觀艸木一切諸物即是佛。何者？佛性如空，遍於一切。云何宣說有情非情有無差別？是故應觀一切非情，亦是諸佛。一色一香，純是中道。一音一味，亦是真如。若動若止，乃是法性。若麤若細，全是實相。實智所棲萬法境界，即是法身也。由是應觀非情之類，皆是法身。如是等

輩，無智眼故，皆見艸木瓦石等物，非是佛性，非是佛身。但謂無情朽敗之物，是不可思議。唯有諸佛，明知是事。凡夫淺識，非其境界。由是因緣，莫論是事，但仰可信受。恐彼草木瓦石之類，見如我等有情之類，皆生是念：我等艸木瓦石之類，皆具佛性法界之理。故自然成佛，放光說法，道理應然。胎卵濕化之諸有情，由何因緣而得成佛？是不思議，誰知本緣乎？由妄想故，感此艸木瓦石、金玉香臭、善惡萬品之差別，迷謬不識法性常住。非情我等及彼有情，一一皆具佛性功德，作佛本緣，如是恠疑。如我等輩，聞佛所說，佛性遍於非情艸木，皆生恠念，執心不改。以何因緣，一切諸法不思議？除佛世尊，無有覺知非情有情本來作法。何況經云：一佛成佛，觀見法界一切艸木，總皆是佛身。身長丈六，放光說法，其佛皆名妙覺如來(文)。以是思念，凡夫妄識心眼見之艸木等類，況六根言音說法，但是非情無記物類。諸佛如來，以如實智明了見之一切艸木非情之類，放光說法，身相微玅，定知不依凡夫妄識所見之相，除依諸佛實智所照。如是觀察，一切諸物皆是諸佛，皆應稱名禮拜讚嘆，不生於彼下劣之想。如華嚴云：了知一切法，自性無所有，若能如是解，即見盧遮那。總相大意，心佛眾生，依報正報，非情等類，但一法性，更無差別。如是思惟，不生偏執邪見之心。若於實相究竟深理，不知玄底，偏生執時，煩惱轉增，不免輪迴。由是世尊為遮偏執，遠離四句百非等謗，宣說實相念佛之門，但仰信受，不生疑念(已上問答)。順彼天台圓頓念佛，一稱佛名，一念佛德，念念之中，三德三諦，三佛具足，無有缺減，各皆相續，無有一異。乃至百界千如，三千世間，一念中見，無不真實。如酌大海，一滴之水，一切諸流，自然而得。亦如身體，一指傷時，一切五體，皆悉不安。一念心起，三身具足，萬法動起。如是如是，名不思議相續念佛。若用是觀，欲念佛時，依彼廣文止觀等之意，細撿應觀。復有真言秘密之念佛，稱念佛之時，觀我心中，有八葉之蓮葉，上臺之上，有月輪之形，一一月輪，有種子之字，一一種子，變三摩耶形，其三摩耶形，皆變佛身。臺上大日，葉上四佛，及四菩薩，乃至重重蓮華臺，三十七尊，放光端坐。如是思惟，稱名念佛，直觀我身大日如來寶冠瓔珞莊嚴微妙，坐寶蓮華放五智之光照耀法界，如是乃至隨行者意觀我身心成本尊形。我今略示真言念佛，恐秘密故更不廣述，但出其端深懷怖畏，吁汝莫輕。若欲依彼真言念佛，任意莫觀，心隨師教，受灌頂後探問其要，然後應觀。任如是等事理觀心稱佛名號功德熏習，聞於一切情非情所出音聲皆稱佛號，更不聞於於餘言音等。住如上等事理觀心念佛功德熏習緣故，所見一切自身佗身艸木等類瓦石等物皆現佛身放光說法，眼耳見聞境界音聲皆是佛法身，所出音聲身分等類皆真

佛音及佛相好，甚深微妙攝諸功德，當證於妙覺極位。比丘語竟閉眼思惟，舉聲稱於南無釋迦牟尼如來，應時所住房內臥具近邊艸木一切皆變金色，如來放光安坐，所出音聲皆共宣說中道法性甚深法門。我見奇異甚深事已，深懷正信三年隨住，承事供養不違彼心。比丘當知，汝若念佛依此方法不依餘法，定覺比丘聞此事時血淚流出，投身捨地恭敬和尚：我今大喜，如灑甘露如得寶珠。自今以後如是念佛，捨身所有供養和尚，依此方法常修念佛。由是威力，念佛三昧即我心中，名正因種菴摩羅識。十方之如來自受法樂凝然常住，名大圓鏡。自受用佛為大菩薩說法妙法，名平等正智、妙觀察智。他受用佛即我心性第八賴耶、第七末那、第六意識了因佛種。一切如來由大慈悲，現大小身居淨穢土，為未登地二乘凡夫人及非人，隨類說法變化難思，名成事智。應化如來即我心性前五轉識緣因佛種。自性法身與我正因不應分別，離諸戲論絕言論境，與一切法平等俱有。仰信受受用身佛與我了因，有因果等迷悟差別。諸佛智慧甚深廣博，無漏種子互究竟成故。我等有情智慧藏沒，有漏薰習不知前後，由有本覺了因種子，雖妄分別是非差別，怨親善惡土分智慧，乃至蚊虻亦有了知，遇難遁法活命求食，微少智心自然具足。若無了因受用心性，一切含識猶如枯木無所了知，但觀諸佛乃與我心智性平等更無勝負。由迷悟緣有賢愚別，應身如來極大慈悲，與我心中緣因種性，平等平等不可論別。如來慈悲遍於法界，普攝於一切離繫縛故。我心慈悲本性雖廣妄狹少，但慈念我妻子眷屬親昵之類不及法界。若有情類本無緣因，慈悲種子不可愛念，慈悲我身妻子等類，猶如石瓦互無慈悲。由是觀心，三身如來具我心中不求佗所，但觀我心不觀餘法，但信法性不信其餘。如是思惟觀察自佗，乃至蚊虻蠢蠢生類皆是三身，諸佛如來相好慈悲自然現前。是故應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真如寂靜，諸法心起不思議故。

○比丘外相內法

寶志和尚誘放逸沙門云：汝比丘僧知僧作法哉？比丘答言：我粗知之。和尚問言：云何知哉？比丘答言：三衣一鉢錫杖具足，入里乞食是沙門行(云云)。和尚又問：是而外相內心作法，為我可說。比丘答言：我本愚癡而不習正教，是故不知心行所為。和尚從眼淚流良久，仰天思惟然後語言：調直內心是沙門法，外相威儀未真法師。比丘怖驚白和尚言：何直心性？願為說之。和尚告言：於諸眾生生大悲心，生如佛想、生父母想、生大師想、生一子想，上從諸佛下于蚊虻，平等觀之深生敬心，更不生於一念怨心，亦不加於一

念惡言。若見諸佛及大菩薩聲聞賢聖，如是聖人發戀慕心可發大願：願我眾生如佛菩薩出離生死，為大燈明破無明闇。若見人天鬼畜地獄，如是等類起大悲心發於誓願：願我方便拔其苦難，漸漸引攝令入佛慧。所以者何？佛一切諸法由心造起，勿令放逸，作諸惡業，但可謙下，敬禮眾生，如是心行，是真法師。如我昔時，往邊州中，有一比丘，住於山林，結艸為室，持佛禁戒，全無犯過。見其比丘，所行之事，但行禮拜，恭敬一切，向食三度，禮拜而食，著衣服時，亦禮衣服，然後著衣。艸木山河，道路大地，必先禮拜，而後遊履，或又用之，何況寶塔，伽藍僧房，佛像經典，日月星宿，父母師長，朋友知識，男女老少，乃至牛馬，鳥獸等類，至心禮拜，更不欺誑。我見此行，問其因緣，比丘答之，凡夫心屈，分別凡夫，貴賤上下，有情非情，有恩無恩。若望佛意，色香是佛，何況含識，豈非佛哉？我心是佛，一切亦然。是故我今，禮拜萬物，恭敬如佛，尊重如王，以是功德，普及一切，除妄想意，還住本覺。我聞此說，禮彼比丘，比丘禮我，我禮比丘，如是經時，互發道心。彼比丘是真沙門，汝應攝心，勿令放逸，恭敬一切，志求佛法。如彼比丘，放逸沙門，聞和尚語，叩頭責心，攝身與心，敬禮於一切，戒品具足，令得正信。是故應知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，真如寂靜，諸法心起，不思議故。

心性罪福因緣集卷之上

心性罪福因緣集卷之中

大宋國　智覺禪師　註置

○法空比丘言

邊州中，有一男子，家常貧弊，而無財寶，妻子眷屬，養育無力，雖求財寶，更不可得。遇有知僧，問尋可得財寶由。比丘答言：信第一財，諸寶中勝，若得信財者，二世安樂。男子大恠，重問而言：以何為信財，示其在所，我今荷取，而二世無苦。比丘復答：但信諸佛常住不滅，我心是佛，無離心佛，如是信解，名為信財，二世富樂，不可言盡。男子受教，如是信解，日日觀念，夜夜思惟，梵釋諸天，常來守護，自然財寶，不求自來，貧窮盡除，眾人愛敬，命終之後，生於淨土，見聞此事，無不感人。是故應知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，寂靜真如，一切諸法，不思議故。

○邊州中有一比丘

名彌留越，全缺戒行空無所知，而是愚僧常好大食，不著袈裟亦不持鉢，身著白衣不具威儀，時人輕弄名禿居士焉。是彌留越從有智人而誦四句偈：

歸命本覺心法身，　常住玅法心蓮臺。
本來具足三身德，　三十七尊住心城。

從是四句偈以外，更無所習。比丘常念此文義理，朝夜誦練，念念思惟。于時有一長者，請於千僧，家內設食，布施供養。請得九百九十九僧，不得一僧，歎念不滿，供於千僧願。是彌留越，雖在于近邊，見著白衣，并無所知，但念愚者，不入僧數。于時有賢者，語長者言：不量智行，不求威儀，只以信心，請彌留越，入千僧數，可遂本願焉。長者信於此，請彌留越。是彌留越，年已長大，而坐於下座，受長者之供。餘僧檀那，集會男女，皆嫌愚僧，加誹謗之言，持鉢施食。諸僧之鉢，諸人持傳，彌留越之鉢，無持傳之人。愚僧深念本覺三身，歎悲世人狂迷法性，分別是非，不知本覺。應時天童光明照耀，忽然現前，禮彌留越匝七匝，恭敬合掌，捧鉢受食。僧俗貴賤，極大驚恠，悔過自責，頂禮愚僧，請於懺悔。從是以後，尊重讚歎彌留越，以為上首，命終之後，生不動國。是故應知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寂靜真如，一切諸法不思議故。

○敬法藥叉神守護觀心人事

敬法藥叉神云：我常日日巡五天竺，護持於正法。罽賓國中有一居士，身在居家，具足妻子，于常觀念法性真如：我心非內、非外、非中間，非有、非無、非亦非有、亦非無。諸佛有誰眾生及國土？念念具足，更無缺減，妄想因緣，生滅自有。智者樂著三界，但應思惟常住三身，如是觀行，更無餘念。有一怨讐欲殺居士，拔劒俄來，見居士形忽有光明，身色金色，具佛相好，諸天、夜叉前後圍繞，而為說實相三身常住之法。怨讎之惡人見其異相，捨劒合掌，頂禮於居士，流淚悔過焉。居士語言：諸法如是，善惡不二也。汝發道心，不發惡心，一生如夢，三世須臾也。何起怨心，作三世之障乎？惡人聞說，歡喜而充足焉。居士本形無佛之相好，不見諸人。惡人歡喜，解怨結之心，剃頭入道，觀實相之法：我常守護如是居士，如護眼目，如惜身命。是故應知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寂靜真如，一切諸法不思議故。

○敬法藥叉神云

乾陀羅國有一聖人名善寂意，不樂眷屬、不居憒鬧，遠離利益、永捨名聞，住於深山思惟實相，念三世佛常住在世，艸木山河亦是佛身。如是思惟經二十年，若時觀念，開眼見知山林艸木、河池沙石皆是佛身，光明相好巍巍殊玅，諸天使者常來供養，世人不知況見其身？師子惡獸雖懷毒心欲來殺食，見比丘形皆起慈悲心，低頭敬禮捨身奉仕。如是之人我常守護，如守眼目、如惜身命。是故應知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寂靜真如，一切諸法不思議故。

○明惠沙門云

我聞天竺憍薩羅國，有一比丘，名藍鬱陀，生王種子家，具極憍慢，身著細衣，又塗香，樂著女色，無慙愧之心，食酒肉等，身心醉亂，具足妻妾，一日不離，又有威勢，眷屬巨多，集諸外道，以為親友。時有要事，往至伽藍，比丘集會，論深妙法。時藍鬱陀，暫住聞法，謂：

　應觀法界性，　心造諸如來。

如是二句偈頌，聞法生信，語諸比丘，重令宣說此二句理。彌聞細理，深生信解，發誓願言：我從今日，一生之間，常念受持如是妙偈，生生憶持不忘。即還本所，三時思惟，於心內中，有三世佛。

如是觀念，經歷二月，惡瘡身發，不知前後，眾藥無驗，毒氣逼命。比丘流淚，惡聲唱言：

應觀法界性，　心造諸如來。

如是心念口唱不經多時，毒瘡拔出去一丈餘，遠所投捨身心安穩無諸苦痛，如第三禪但樂無苦。比丘精進念念思惟，命終即生兜率內院。是故應知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寂靜真如，法性心起不思議故。

〇明惠沙門云

我若盛時，周巡於諸國，志求佛法。胡國有山，有四人住，我見其行，甚為希有。有一比丘，常修禮拜，日夜不臥，但除食時大小便。復有一僧，未曾睡眠，讀誦經典。復有沙門，常行乞食，施諸僧，并濟貧乏。是三人行，為未曾 有。復有一僧，見其作法，甚可厭離，不誦經典，不拜諸佛，不行乞食，不持禁戒，不具威儀，不敬沙門，飲食常飽，臥具亦足，高枕寢息，不別日夜。極解怠人，極無慚僧，我見此僧，忽起惡念：是旃陀羅，出家外道，是惡律儀，不可親近。見前三人，如大菩薩，觀此一人，如瘖啞羊。我有事緣，兩三年間，往詣于彼山。而是比丘，外相懈怠，內行尤勝，十五年中，常觀深法，所謂如來秘密之藏，三身體遍，凝然常住，煩惱菩提，生死涅槃。論其本性，冥寂真如，愚夫妄想，迷謬不識。如是觀察，見於心性，臨命終時，兼知時節。文殊現前，讚言善哉，音樂滿空，天華亂落。我及餘眾，深懷慚愧，命終之後，見其死骸，栴檀之香，從死骨出。以是因緣，以牛羊之眼，不可量知眾生根性。是故應知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，真如寂靜，諸法不思議故。

〇跋陀三藏語道朗沙門云

我往昔時，為請求法，往來于五天竺。流沙已西，有一小州，州有伽藍，一百餘僧，常住其中，皆持禁戒，而不犯微塵。食時持鉢，入里乞食，若得之不得，不喜不歎，深守佛法。繼於佛遺塵，其中一人，常樂好房，以貴木而造房，以眾綵而塗壚。乞食已後，但營房事，造畢而又破，破畢而又造。我于時見於此，甚大歎息焉。餘僧宣云：此是比丘，無益營房，三十餘年。我等見其年齡老傾，常勸進云：一生空過，可救頭火，何搆土木？不知後世，如是如是。諸僧誘進，而是比丘，不信其言，每臨老衰，而彌勵老骨，常營造房，諸小莫不歎於焉。我聞此事，欲知因緣，則往造房所，頂禮僧

而言：大善知識，日夜安不？菩薩行不？退勤不？比丘答云：善哉沙門，能求佛法，此生不取後憂悔。我聞此說，心中歡喜。而是比丘，所出言詞，慈悲柔輭，所作之事，更不虛捐。更重問言：菩提行法，種種無量，何故造房，尋佛道耶？比丘答言：汝從遠來，請求佛法，我為汝說菩提秘要。一色一香，皆是中道，麤言輭語，無非佛法。歷於萬法境，只可直心是佛，無離心佛。我從無始，至于今日，分別心起，生於五道，流轉無窮，無出離期，是只非佗，由曲心故。我本性拙，好住所，而種種方便，纔造好舍，少火出來，皆悉焚燒，心懷憂惱，三日不食，夙夜不睡，求止憂惱，彌更發增。時有智者，教以無常，我聞教已，憂悔止息，次復受習觀心之道。從是以後，常造房而為觀法境，三十餘年，直我心性。造畢又破，表五蘊舍；生已又滅，破畢又造，顯四大室；滅已又生，心王大工，心所斧鋸，業力材木，造生死舍。誰有智者，實翫此身？形無常主，心王捨去；神無常家，法身亡故。其無朽壞法性宮殿，般若心王安居其中；聖智宮殿，凡夫不通。六度塗壚，四攝開門，空寂床高，慈悲疊厚。我雖似造無常房舍，真實造作法性宮殿，令處心王，境智冥合。汝等比丘，好造法城，為菩提宿，慎妄莫造世間住所。但世人愚，好造居舍，不知法城，尤可悲愍。我今知終，汝示其相。即言說畢，默然而坐，彈指思惟諸法實相，從身出，火及房舍皆悉燒盡，光明照耀，奏聞寺內，大眾嘆未曾 有。以是因緣，常觀心性，歷緣可直心性。是故應知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寂靜真如，諸法心起不思議故。

○祇須彌耶主之言

祇須彌耶主夜神呵責得停沙彌云：如來入滅一千餘歲，遺教流布專不可久，汝何出家未入正信？石火之命未久消滅，流水之身未永停住，何不知苦安然臥哉？雪山之南有一賢者，初十八歲入山閇跡，今百三十未退修行，不念衣食、不歎房舍、不養眷屬、不儲財寶，天龍恭敬不以為善，禽獸圍繞又不為畏，晨朝閉目結跏趺坐，七日十日不動身體，纔從定出為資沐身，汲清水飲、採輭艸食，洗手口畢又閉口坐，梵釋諸天龍神夜叉，聚會恭敬請說法要。賢者開眼流淚如雨，生死海深妄想波起，我身未乘六度船筏，不到佛果涅槃彼岸，何為大眾宣說法門？如是如是卑下我身，須臾須臾歎生空暮。集會大眾，莫不發於無上道心，然後為說直心法門：心是國土，心是菩提。觀我一心，知一切法；思我一心，觀一切佛。起一念心，經無量劫、阿僧祇劫，未越一念，夢內千歲，覺前剎那，未得真覺。常處夢中，如來說為生死長夜，始知眾生本來如如，生死涅槃

猶如昨夢。如是觀法是真菩提，如是修行是大菩提，拔自佗苦，置涅槃岸。諸天龍神如是習學，離妄想家，入秘密藏。我觀此理，雖住深山，催無明之友，迷長夜之闇。如是流淚而悲歎：諸天大眾恭敬尊重，如僕使大家。我敬彼賢者如釋迦尊，今見汝身如吐唾拾。汝早觀心，莫令放逸。沙彌忽聞主夜神語，叩頭責身，尋善知識習觀心法，日夜思惟，得深禪定。是故應知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真如寂靜，諸法不思議故。

○可觀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事

寶志和尚云：若求佛乘，只可觀佛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在我心中。所以者何？我念昔時往詣胡國，有一伽藍，無有僧尼，只一比丘住僧房中。我三七日同住此寺，見僧所行，口不出音，身不行步，住所更無雜具眾物。若人與食，即請食之；若不與時，自經多日。我見此僧希有，所行猶久，宿住密行，見僧房中無僧，唯有丈六，相好莊嚴，如來尊像。纔驚恠之，比丘識知有人氣色，本形還住。復我感奇異，還異所畢，臨初夜分，又往見僧，如前丈六，如來放光明，相好微玅，寂靜端坐。我深頂禮，通夜視之，無異相。至天曉畢，而又還本處。如是如是，日日夜夜，我常住見。爾時比丘常觀如來形像，我不堪感，頂禮比丘，問其因緣。比丘答言：我是愚癡破戒之比丘也，親近智者，而聞其所說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只在心中，更不求外。我信其說，年來久觀如來相好，慈悲弘誓在我心內，從是以外，更無行法。我聞僧語，深發道心。明哉！心備於萬德，誰尋菩提不須觀心哉？是故應知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真如寂靜，一切諸法不思議故。

○南海岸有二比丘事

同云：我念昔時，為訪道迹，尋善知識，南海岸邊，有二比丘，形雖似僧，如捕魚人，設船及網，每日捕魚，更不論風雨之日，只行此事，專無餘業。我時見之，於僧所起不善念，律儀海中，不留尸骸，法王藪內，拔棄毒樹。我依何罪，見此僧如是猒離？近邊一宿，其夜夢見有一沙門，威儀庠序，手持香爐，禮捕魚僧，次來我所，呵責我言：汝何於聖，生誹謗心？後世罪報，如經所說，早向彼聖，可致懺悔。夢覺已後，身心溫汗，待日出時，馳走到於比丘之所，頭面敬禮二之捕魚僧，陳我心念，懺悔誹謗，大師垂慈悲，施滅罪方便。二之捕魚僧答云：善哉！沙門法子！誰有智者，於萬法中，生誹謗哉？所以者何？山河艸木，情與非情，皆我先身，皆

我父母，妄執流轉，猶有是恩，況尋本性，皆是真如。於真如中，又有怨親，情及非情，誹謗讚歎，淨與不淨，是故智者，於一切法，皆生佛相，不欺諸法，是故懺悔，是大道理。然我等輩，是惡律儀，捕殺有情，以活身命，身壞命終，還於惡趣，是故善人，遠離我等。作如是語，乘船持網，出於大海。我時深見比丘所行，數日近住，日日夜夜，問訊求索菩提因緣。二比丘僧，為我說言：我等二人，本捕魚人，出家入道，更無所知，以前所作，尋求佛道，觀我心性，乃是法性，乃是諸佛，乃是慈悲，乃是智慧大誓願，濟諸群生置於彼岸。如是觀察船網為境。所以者何？慈悲之心是船本體，以六度行莊嚴此船。檀波羅蜜萬行所依，如船底板眾物所依；戒波羅蜜防非止惡，如船邊板遮人及物令不墮水；忍辱之行覆養萬行，如船舍蓋覆船中物；精進功德早達佛果，如船意棹方得動行；禪波羅蜜治亂安住，如船不落破安穩而住；智慧似楫工能簡擇，如船稍工扇河道等。如是莊嚴弘誓之船，大悲菩薩乘此舟船，以教文網曳生死海，救取流轉泥溺眾生魚鼈，安置涅槃秘密之藏。如是所行是佛所作，如是事業菩薩所習。我等習練如是悲願，日日乘船夜夜遊海，出家已後不犯輕罪，何況捕魚活我等命？但是觀行易識方便，又是大悲所練習也。如是說畢，二比丘僧及與我俱，乘此船上出海曳網，見網曳寄網不繫魚，但有如來坐蓮華上其數無量，身長一尺或復一尺，放光照耀各現神變。比丘頂禮盡心讚歎，不經多時皆悉不見。二比丘僧重語我言：我以船網為其境界，觀心法界功德如是，勿令傳佗少智聞之失二世益，只藏心內可觀心性。我聞見畢倍生歡喜，發菩提心彌更觀心：汝觀是事見破戒僧，可生謗哉！

○鬱頭比丘問一比丘

比丘所行，其事云何？比丘答云：我今但禮十方諸佛，於日夜中，千返禮佛。鬱頭比丘語比丘言：沙門所行，甚為難事，日夜不退，能行千拜。我今隨喜比丘所行，為我宣說禮佛作法，亦可勤行。比丘答言：而無儀式。在於佛前，口稱南無，二手合掌，頭面禮佛，是為儀式。鬱頭比丘語比丘言：汝所言者，外相威儀。我今所問，內心所念，以何心念，禮敬諸佛？比丘答言：更無所念，但聞獲得功德之由。頃年禮佛，未知禮心內所念。鬱頭比丘！我為比丘說禮拜法，令汝知功德甚深境界。比丘諦聽！末世眾生，纔發善心，勤修佛法，不尋深旨，不知是非，內外威儀，心相所念，皆悉迷失。雖禮三寶，不守外儀，內心不合，猶如醉人，不覺起臥，亦復如碓，隨足上下。如是禮拜，不名禮佛，所得功德，甚可微少。若如法禮，所生善根，不可思量。如普賢等禮諸佛願，亦如不輕禮佛性

心，如是禮佛，名真禮佛。我念昔時，不顧身命，不念衣食，遍往五竺，希求佛法。僧伽陀國，有一法師，名曰信德，我時往至彼法師所，問禮佛時，不生觀念，但禮諸佛，有何過失？如我愚者，猶不知淺，況觀心深？我聞諸佛具諸功德，故雖不觀，但行禮拜，功德應深。如彼甘食，雖不了知甘惡味，但食相入腹，增色資命。若能雖知甘食作法，不食入時，不能益身。以是比知，雖作觀念，若不禮佛，不得利益。雖不觀念，但行禮佛，決定作佛。甘食如佛，食時如禮，了知食相，如用觀行。答：汝諦聽！我從若時至于老時，尋勘佛教，未曾 聞求菩提人不用觀念散亂修善，但聞用觀修諸事業。汝未聞歟？諸經中說：不淨觀治於食欲病，及數息觀、界方便觀及因緣觀、大慈悲觀、四念處觀、四善根觀、十六行觀、十六空觀、十六相觀，如是乃至一實觀等，無量觀法，其數無量。所言觀者，是即觀心；若無觀念，其法不成。又不聞哉？五波羅蜜及諸行，猶如盲躄；般若一法，如有目人，亦如手足，能引盲躄，五度萬善，安穩將護，而趣佛菩提。言般若者，亦是觀心。由是應知，若無觀心，散亂修善，不能斷惑及證佛果。如有愚人，迴諸方便，纔得少食，心生歡喜，由此食力，不求餘食，亦置大筭，籌量國中王臣長者所儲一切衣食玉錢、象馬車乘、妻子眷屬、田畠屋宅一切之財寶，如是如是，種種經歷日月，念我身貧，希望財寶，日夜相續，雖數量寶，剎那剎那，令身力疲竭，更無一粒半錢之益，況復得財？不如肆力復求餘食及餘資具，若自受用，亦施妻子，身心安樂焉。比丘當知，愚人即是生死眾生，迴諸方便，纔得少食，如因少善，得人天之果，或遇佛教，得二乘國王臣等，猶如諸佛菩薩賢聖，一切財寶，猶如萬善，置筭常數，如散亂修善，雖數更無半錢之益，如不觀心，更無其益，是則如來定途之所說也。由是案之，不用觀心，雖修功德，實無所益。汝前所引甘食譬喻，亦出經論。汝不得心，任意合法。我今為汝合法，令聞甘食，猶如佛果菩提；求得甘食，如散亂勤；雖得不食，如不用觀；了知食相，如知法相；雖知食相，而不食入，如知行相。修諸佛法，而不觀心，散亂而修；不知食相，但得食入，猶如不知萬行多聞。但習觀念，一心修行，如是合法，細細可知。身禮諸佛，意不相應，不名真禮；身不禮佛，心觀真如，是名真禮。若無觀心，所修善根，如彼枯木；開華結果，猶如死人，更無心神。觀念即是佛法之壽命，觀念即是萬法之依怙，觀念是則法身住所，觀念則是生死之資粮，觀念則是菩提之指南，觀念則是道心之父母。是故行者，若禮佛之時，若念誦之時，若乃至一切有所作之時，必應觀念，問訊求法，至心止住。信德歎言：希有比丘！法滅漸久，眾生心濁，不希法味。汝今深求，甚為希有。我無所知，亦無戒德，每日禮佛，是為所作。信

德比丘作是語已，澡浴塵穢，內外清淨，威儀具足，手持香爐，燒眾名香。從房出已，漸漸行步，思惟觀察，至堂門戶，良久止住，淚流悲泣。早未入堂，生驚怖相，生敬屈想；纔入于堂內，慎信任意，不出佛前，思惟合掌，經於少時，一心觀佛；纔出佛前，遶佛七匝，然後頂禮諸佛菩薩，胡跪合掌，散華燒香，對佛思惟，立居禮佛。一禮之時，閉目久住，纔禮百度，及黃昏禮佛。禮佛畢已，時思惟，悲泣戀慕，彈指憂念，漸漸還房。我見此僧奇異禮佛，至心生信，白信德言：見於世間禮佛之人，不經多時，亦不悲泣，速速禮佛，早出佛堂。大師何故如是禮佛？願說因緣，我今欲聞。比丘言：世間眾生被狂煩惱，不攝身心，內心狂故，外身不安，放心獼猴，何得止住？是故作善如風前塵，亦如旋火，不留心底，何入秘藏？凡於禮佛，總有二種：一、事禮佛；二、理禮佛。過此二種，何得禮佛光明？事禮佛者，內懷慚愧，名內清淨；外掃塵穢，不現放逸，深生尊重，名外清淨。從房詣堂，思惟觀察：我從無始至于今日，籠居火舍，不知出門。今隨佛教，出於火宅，往於淨土，舉足下足，非輪迴之步，目足至清凉之池。如是思惟，漸至堂門，盡心投信，不得早入。尋我身者，三毒四虵，塵勞垢穢，充滿繞纏，不可親近，猶如屎尿，亦如泥糞，以如是身，輒得入堂。夫尋堂者，名清淨地，眾善所成，專無諸惡，諸佛菩薩常來止住，內外明淨。假使雖有垢穢不淨，善神護法，皆悉掃治，我不淨身，云何得入？如是思惟，深懷怖畏，慚悔憂穢，悲泣慎怖，以信得入。適得入堂，但念得入慈悲之室，於諸佛所，深生尊重難遇之想，過無量劫，不聞佛名，但遇惡友，增長生死，希有值遇如來之尊像。我今盡心禮一切佛，一一觀察如來功德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萬德莊嚴，功德因緣，心生隨喜，甚深禮拜。如是思惟，名事禮佛。理禮佛者，我心是堂，心王是佛，心所眷屬。三昧法，一心動起，三身動起；一心止住，三身止住。禮於一佛，禮一切佛；禮一切佛，即禮一佛。若禮諸佛，即禮我心；若禮我心，即禮諸佛。觀於一心，即一切佛；觀一切佛，即是一心。亦是一心，亦一切佛；亦非一心，非一切佛。由妄執故，起佛、非佛是差別。尋求本源，一切皆如能禮、所禮。性相空寂，猶如幻人禮於幻人，亦如虛空禮於虛空，雖不思議而有感應。一切諸佛現我心中，猶如明鏡能浮萬像，亦如明月宿一切水。如是思惟敬禮諸佛，一切諸佛自然顯現，是則名為不思議禮，亦名真禮，亦名同禮，亦名滿禮。於一禮中，一切佛法決定具足，宛然不缺。我今信受如是禮拜，經於六年。一禮之間，眼見化佛，伸手摩頂，讚歎：善哉！汝當如我禮於諸佛，一禮之中見於真佛。我聞是事，心生歡喜，如人極渴時得妙甘露。受持此法，於禮佛時生如是觀：汝比丘僧，隨我所言，如法禮佛，

速除煩惱，證於大覺。比丘聞已，舉聲大泣：我更不知禮佛作法，空作無益，無慚禮拜。今日已後，隨大師教，於禮佛時生如是觀。比丘取信，生事、理觀，敬禮三寶。臨終之時，化佛來迎，引攝西方。若欲入堂禮拜佛者，須依如是觀行作法。是故應知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真如寂靜，諸法心起不思議故。

○智光法師

有數弟子，於中有一弟子常樂多食，猶如俗法，朝暮兩食。智光語弟子言：如何飲食味甘益身？汝能知哉？為我說之。弟子答言：非是難事。米、油、鹽、噌，和合調味，食滿腹中，氣力充調，身肉肥盛；若食麤惡，氣力減少，益身甚少。是故，大師！常好味食，可令肥益五體身肉。智光法師向於弟子度度彈指，仰天悲泣，告弟子言：汝不可發如是惡言，我聞此語，身心不安。汝前所言飲食方法，非佛所說，非沙門行，乃是外道惡律儀說。隨汝所說，常好食者，必墮三途，無暇難處。我今當說飲食方法。
如我昔時，僧□國止宿樹下，有一老僧，持鉢分衛，來至樹下，捧鉢數拜，結跏趺坐，將鉢中飲，分成七分，六分極等，一分減少，以四分飯，一一禮已，思惟觀察，各置異所，以殘二分，一分施我，一分施於前居一狗，以少一分，充自食分。比丘分畢，臨自食時，身心不動，閉目思惟，而於少時，舉手彈指，舉聲大啼，纔啼咲畢，開眼見食，生怖畏想，身體驚動，彌更悲泣，終不食飯。以自分食，施與狗畢，以四分食，或入河中，或置林中，終自不食，洗鉢盂行。我見比丘，希有所行，隨比丘行，而是比丘，往於冢間，端身而坐，我禮比丘，至心白言：大師何故，今日不食，遍施一切，洗鉢還去？又何因緣，向食悲泣？欲聞因緣，為我說之。比丘答言：善哉佛子！能求法要，我今為汝說食方法。我今不食，已過三日，纔得少食，雖可食之，觀食過患，其數甚多，是故不食。比丘作法，不著萬法，常好慈悲為經也。由是因緣，若於僧房，若於樹下，於所有食，總不可食，深懷平等，極大悲心，普施一切。若見遠來疲極客僧，及男女等，敬禮迎請，令入住所，問訊寒溫飢渴等，隨力所堪，備調食物，供養令食。若無食物，馳走所以，搆求飲食，志當供養，或賣三衣，或賣一鉢，或賣我身應施食，乃至孤獨病者，貧窮無依，乞丐男女，普施令喜，牛馬犬鳥，畜生蟲等，皆施食。亦無自身，常食百味，以麤惡食令食佗人。所以者何？於食生貪，但資自身，不與眷屬，不施一切弊隱身內。佛性慈悲，不令顯現，身體命終墮大地獄，或生餓鬼，經無量劫受諸苦痛，恐是報故不貪食。食有二種：一、世間食，二、出世食。於世

間食深生猒離。佛言：比丘！若欲食時，甚可怖畏。食是苦源，食是憂本，增長生死，是食所致。有待之身，四大身體，依煩惱故，因惡業故，依食持命，依命生愛，為資露命，雖受飲食，更不可生一念著心。佛為比丘，許一坐食，其一坐食，又我作田，儲財寶等，不可充食，但持一鉢，食時乞食。若人施者，而可食之，若人不與，觀我果報。所以者何？釋迦如來無上福田，猶有乞食，空鉢還時，何況其餘薄福異生定途得食？如是思惟，不可再乞。若得食時，可分四分，先以一分以敬信供養十方諸佛、菩薩、三乘賢聖，發弘願云：我從無始至于今日，撥無因果邪見不善，不行布施，不供養佛，以是因緣，生生世世貧窮下賤，亦無威勢，不值諸佛，亦不聞法，常處惡道，如遊園林。我今以食供養三寶，大慈悲力，哀愍納受我及眾生，令離分段。次以一分施父母、師長、朋友七世之四恩，次以一分普施一切六道之眾生。四生之含識，運於無緣，極大慈悲，普覆一切，而發願言：六道眾生果報甚拙，地獄眾生食極熱丸，常損身分，彼食所愍，何生樂著？餓鬼之類，常竭？飢，屎尿糞穢，諸不淨物，百千萬劫，更不得之，設得少分，尋又散失，況得微妙清淨之飲食？畜生、脩羅，有隨分之食，互懷惡心，不得安食。人、天之二輩，隨其果報，有種種之食，生貪著故，還生苦聚。如是諸食，皆有怖畏，不可樂食。我以大悲，勸請諸佛，以智慧之水，灑食清淨，施與一切含識之類，施無畏食，各得安樂。以是因緣，令汝等類，世世生所見佛聞法，常得法喜及禪悅食，乃至究竟涅槃之果德。如是思惟，普施一切，臨食自分，即作思惟：寧食沙礫，生甘美想，於此食物，不可生愛；寧食我身骨髓肉肝，生安樂之想，於此食物，不生著心。誰有智者，貪甘美味？況尋我身，禁戒不全，精進不深，忍辱不厚，禪定不固，智慧不明，慈悲不遍。何以如是惡業之身，受於檀那信心之食？正使經歷阿僧祇劫，日日三時，食熱鐵丸，焚燒身體，摧骨盡肉，以破戒口，不得食於檀越之施。是大毒藥，斷慧命故；是大利劒，截法身故。比丘見食，猶如見怨，拔劒伺便，亦可如鹿見獵師怖畏。努力努力，不可生於愛著之心，今世後世，甚可怖畏。有如是過，我不應著。如是思惟，猶於食物生著心者，但以我指入口齗嚙，調誠著心，然後食之。又應思惟：我是凡夫，煩惱深重而不應受食，唯我身內有三身之佛，以食供彼堪任受用，願身內佛受此飲食，令施主願決定滿足。又發誓願：為斷一切之煩惱所知迷理事分別俱生二障惑故，我今食之；為滅決定應受惡業及不定等一切業故，我今食之；為轉一切苦聚因緣極不可受分段果報，我今食之；為證一切法身、報身、應身佛果，度脫眾生入佛道故，我今食之。如是思惟然後食之，名世間食。又復食於出世間食，能食所食如幻如夢，尋其本性俱不可

得。以前際心受此飲食，前際心既滅已故亦不可得；以中際心言受此食，中際之心以不住故亦不可得；以後際心若受此食，後際之心以未生故亦不可得。寄於內外心及境界，尋受食之緣皆不可得，猶如向空尋空體性，無量劫終不可得。又觀諸法皆空寂靜，是名空食，如人食小腹中虛豁；觀一切法雖空而有，森羅萬像不離而住，是名有食，如人多食腹內飽滿；觀一切法亦有亦無非有非無，離言詞相絕思議境，如是觀法名中道食，如人食時不少不多節量不悞，腹中安穩離飽飢苦。於三法食若論勝劣，中道觀食是為第一，如是觀心三諦具足，是名法食相。三世諸佛之所讚歎，一切菩薩之所唼食，二乘賢聖纔得空食，更不得食後二法食，何況世間人天修羅？物不聞名，況得食之？不用是觀，不名乞食，不入僧數，不知後世得脫之期，但可增長分段生死，猶如猪羊樂於溷痾更增臭穢，甚可悲愍，汝當受學。若欲食時，如是觀心然後食之，消盡心中煩惱惡業無明之食、法食，法身慧命常住不死之法食，慈悲色力彌更增長，廣度眾生令解法性。比丘說已身心不動，如入禪定安然端坐。我聞所說頭面頂禮，以種種言尊重讚歎，比丘默然更不發言。經於七日纔開眼言：善哉比丘！猶故在此，我以神通示汝沙門。取鉢投出，時鉢飛登於虛空中，放五色光周匝宛轉然後來下。我見鉢中甘饍充滿，比丘告言：我有如是乞食道力。我彌頂禮深生信心，以是因緣今告弟子：於一生食智者怖畏，汝可每日二食三食，後世罪報何人救濟？悲哉悲哉！破戒比丘由食增業墮地獄中，經無量劫受諸極苦，猶如獼猴由食五縛忽然致死，亦如夏蟲見光生愛入火命終，是大愚癡甚可悲愍。汝今發起大慚愧之心，離多食想，勇猛精進攝護三業。弟子比丘聞大師說，佛前發誓：我從今日乃至死相，但一坐食攝心精進，如彼往昔乞食比丘。是以後不退修行得淨六根。若有比丘求佛道者，如是觀行然後須食。是故應知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真如寂靜，諸法心起不思議故。

○明智和尚問比丘言

沙門行法何為宗？比丘答云：我常日日讀誦經典，其數百卷更不退轉。和尚問云：以何心行讀誦經典？比丘云：我性聰明，讀誦經典自然諳誦，見諸法師皆讀誦經，我今法師是故讀誦，細不知尋讀誦因緣。明智和尚語比丘云：希有難遇大乘經典，汝今讀誦甚為難事，但所歎念不知讀誦心行作法，我今為汝示讀誦法。我是胡國大臣子也，厭世出家而捨樂求法，初發心之時雖讀誦經未知觀法。胡國之北山有一比丘，我往于彼山經行讀誦，時彼比丘身心沐浴，而著新淨衣脫污垢衣，於經卷前燒香散華，而拜經數百千反，然後端

身安座於法座，而手塗名香敬崛取經，頭上舉開讀誦思惟，不高音聲又不早讀，終日誦經纔終一卷或讀半卷，讀了而置經閉眼思惟，從法座起如前禮經數百千返，悲泣渴仰還居住所，脫讀經衣著常途衣，如是如是日日不退。我見如是讀經作法，欲知因緣問彼比丘，比丘答言：汝新發僧也，是故不知因緣，我當為說。凡於讀誦有二種之法：一者文字誦，二者理觀誦。文字誦者，若欲誦經應淨二業。所以者何？穢手取經、臭口向經，後世生於廁中糞蟲或墮地獄，折破手口飲融銅，是故必淨身及手口。汝深應知，經是三世諸佛之父母，諸佛之所師，所謂大乘也可知。法身如來者，全身之舍利，經卷住所，諸佛集會，龍神圍繞，是故讀者，必須用意，威儀具足，手口清淨，而名香塗手，沉檀含口中，口氣皆令消去，生難遇想，心念口言：我今念生死之過僧祇劫，墮三惡道，從冥入冥，增諸苦業，猶不得聞天地日月父母之名，亦不得聞五戒十善人天教之名，況得聞如是大乘實相之法門？佛出世難，佛說是難，聞名亦難，讀持之人難，大覺世尊希有，出現難思，方便說置，大乘希有。我等值如是之法，猶如盲龜之值浮木孔，如貧窮之得如意珠。如是戀慕，不生餘心，又更懺悔三業所犯，又發弘誓，具慈悲心，香華飯飲，幡蓋供具，隨力所堪，供養經卷。臨讀誦時，五體投地，禮拜經卷，坐於法座，應時思惟：雖凡夫身，今讀大乘，欲聞經故，龍神八部，皆來集會，諸佛菩薩，滿空證明，是故我今心純淨信，應讀誦經。如是思惟，讀經之間，能尋文句，更不雜亂，亦不讀落一文一字，初中後時，平等生信，復不退轉。如是讀誦，名事讀誦，觀心讀誦，其義甚深，破心微塵，出大千經，故知經卷但在我心，以我身體直名經卷。骨髓如軸，皮肉如紙，血色如墨，五臟六腑肝等之類，無量差別，重重不雜。如經文字，其數無量，互不雜亂，心王住中，其性玄妙，豈非經中所詮實相乎？佛說眾生心性善惡不思議之理，名為經卷。是故應知，誰云經卷？誰云眾生？名異體同，如眼目異，是故我身即是經卷，我心即是所詮實相。如是觀知是真經卷，如是思惟是真讀誦，為令眾生知心經卷，方便說故，名為經卷。又須觀能誦我身、所誦經卷，如幻化實不可得，誰人讀誦？誰人聽經？猶如夢中化人出音，又如山谷依音發響，是故萬法自性皆空。如是讀誦，名空觀誦，雖空而有。我身經卷、讀誦音聲、聽聞大小，由業不失，自然而住，是故萬法雖空而有。我身經卷、讀誦音聲、聽聞大小，由業不失，自然而住，是故萬教雖空而有。如是思惟，名有觀誦。經卷我身及一切法，非有非無，亦有亦無，非識所知，非言所詮，無始法爾，寂靜宛然，是故須臾讀經之心，生界佛果自然具足，六度萬行法爾而有。如是讀誦大乘經典，名為觀心中道讀經。住如是觀，名理讀誦。只調三業，誦文字

經功德無邊，何況觀心相應讀誦，所得功德不知邊際。唯有如來知功德量，凡智思量所不能及，如是讀者皆應供養禮拜讚歎。以前二種名讀經之法，汝深聽受，可納心藏無令滿失焉。比丘語畢入夜誦經，從口中出五色之光明滿耀房內，我見此相彌生信敬更無疑惑。從其以後纔讀經時，依彼方法誦比丘僧，依此方法應誦大乘，現身成就萬德佛身經歷多劫。雖誦大乘不依觀心不如法誦，恐成遠因總無大益。如人有病得大良藥不知和合，亦不了知眼藥方法，但喜獲得微妙良藥任意服之，不知治時良藥變毒病惱更增，或同死苦或復致死，雖復纔存良藥盡力。是故比丘能知方法服大乘藥，治煩惱病增三身命。比丘聞已五體投地迷悶絕息，以水灑面而得反活。苦哉悲哉！惡業之身于今不知如是深法，我今法味始得嘗飡，自今以後如是受持。又復和尚更誡沙門：是此密事勿傳非器，末世眾生善根微薄。如是觀心更不信受反生誹謗，以一滴水灑萬里沙更不可濕，況有末世五濁眾生。如是如是，是故比丘一心聽受，淡泊莫傳任意不顯。是故應知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真如寂靜，諸法心起不思議故。

心性罪福因緣集卷之中

心性罪福因緣集卷之下

大宋國　智覺禪師　注置

○藥叉神示比丘語

胡國伽藍有一比丘居樹下，悲泣憂惱三日不食，發呪咀之言：敬法藥叉現於半身。告比丘言：何故悲泣憂愁數日不食？比丘答云：我持三衣微妙第一也，諸三衣之中最為殊妙，我年來間堅護而不失，置房出間為佗被盜，依失紗財如是泣歎，乃至不食呪咀彼人。藥叉神云：汝比丘僧不是沙門、非沙門之心、非釋迦之弟子、非真之梵行。所以者何？尋比丘之法，雖失身命猶不為歎，何況自餘房舍臥具、飲食醫藥、三衣鉢等？何故執著如是少物造諸惡業？後受苦時何人救濟於汝比丘僧？莫作呪咀念諸佛而求法財。當知僧伽陀國有一沙門名那求陀，戒定智慧皆悉具足，慈悲禪定圓滿成熟，名聞內外眾所尊重。時有國王至比丘所，恭敬供養種種之寶物，所謂金銀毗瑠璃等，衣服白氎及眾寶物，如是諸物供養國王還宮。時那求陀以眾寶物財，欲施一切貧乏孤獨。日沒入夜及亥時，有盜賊數十餘人，俄亂入取諸物，並復奪取沙門衣服三衣鉢等，任意取出房去畢。時那求陀見於房內無有一物，並見我身無衣裸形，雖然心中不生憂愁，顏色光鮮歡喜滿胸。見房取落一瑠璃玉，比丘見之驚怖取玉，走出呼賊：且待！且待！汝等。時諸盜賊聞比丘呼暫時住立，比丘歡喜以玉與賊云：汝等云何不取此玉？是七寶中，光明殊勝。時諸盜賊，恠比丘所行，問比丘云：汝於此財，不生慳惜。比丘答云：我今於寶，不生希望。我見財寶，如糞穢聚，生厭捨想，豈生愛哉？善哉汝等！掃淨我穢。時諸惡賊，聞比丘說，皆生慙愧，各相議言：何人厭離如是眾寶？我等止貪，不造惡業。以眾寶物，反與比丘。比丘不受，誘進與賊。諸人不取，施反比丘。如是經時，互不取財。群賊白僧：世間眾生，若王若臣，沙門居士，一切諸人，皆樂財寶，盡力求索，臨老歎尋。比丘何意，於財不求，反生厭却，如見毒藥？比丘答云：汝等能聞，我今為說。世間眾生，皆迷生死，以無常身，生常住執，求浮雲財，徒增罪苦。昨所瞻者，今日則亡；晨所覩人，夜則不見。國王大臣，誰免此難？入海昇空，專不遁死。以如是身，貪財儲積，少火出來，須臾焚失，或海水漂流，剎那消失。依求財物，反生憂惱，叩頭歎息，流淚慳惜。欲火燒胸，欲水沉身，散失財寶，何時還時？現世摧肝，橫生惡業。由貪財寶，惡業緣故，命終入於阿鼻等地獄，受諸極苦。猛火燒身，節節火燃，或上劒樹，或踰刀山，或投鑊湯，或入灰河，或

食沸屎，或噉鐵丸，或飲融銅，或臥鐵牀，或抱銅柱，銅林碎身，熱丸燒眼。如是等苦，一身聚集，舉聲啼哭，誰施慈心？摧肝悲歎，更不得免，纔出地獄，復生餓鬼。由貪財寶，惡業緣故，飢竭飢渴，十方求食，更不可得，噉火食炭，燒身悲泣，或飲露水，忽變膿血，或復舉體，融銅火燃，或復走行，足下流火，如是等苦，更不可數。人間暫時，由貪浮財，三途多劫，受苦如是。是故智者，見財猒捨，其諸愚人，愛財生執。大師釋迦，教比丘云：汝等比丘，不求欲樂，於諸法中，可生厭離。觀身如沫，觀命如露，觀於財物，如幻雲想，觀於男女，生地獄想，觀飯如蟲，觀羹如屎，觀於僧房，猶出獄所想，觀眷屬，生獄率想，觀衣服，生蛇皮想，觀鉢器，生髑髏想，乃至夢中，不生貪樂。所以者何？多諸苦故。比丘常以少欲知足為其所行，是故我今不貪財寶，猶於身命，更不生於一念愛心，何況其餘浮雲財物哉？時諸盜賊，聞比丘說，意解流淚，責身悔過，便求出家。比丘隨喜，剃頭授戒。時諸賊人，既出家已，白沙門云：我等出家，作佛弟子，如大師說，一切諸物，皆不生樂。若然沙門，應無所樂。比丘告言：善哉汝等！能問比丘所行作法。然佛弟子，於諸萬法，皆不生愛，猶於佛法，不可生愛，何況餘法？但以大悲，為利佗故，種種方便，志求佛法。若起自利，行大悲障，志求佛法，專為眾生。但以慈悲，應如是觀：向食只求法喜禪悅，見衣亦求忍辱法衣，住不著而但求住慈悲房室，見於眷屬不起愛執，志求萬行方便僕從，觀身但求萬德法身，觀於露命但求慧命，雖求佛法不起法愛，何況於餘法生一念著？比丘善聽，在家多苦不可數盡，王法難苦、妻子纏苦、眷屬逼苦、無官位苦、財不飽苦、求萬物苦、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，如是諸苦日日增集夜夜逼來，雖苦而求不生厭離競來求覓，猶如渴者飲於鹽水，渴心更增彌求鹽水，亦如大圊廁於出家者樂甚可愛，求離王難之苦致法王之位，離妻子之苦得真梵行，少欲知足無不飽苦，出恩愛家無別離苦，深生慈悲離怨憎苦，上蒙如來摩頂覆護，中與諸菩薩常共安樂，下諸天人龍神夜叉恭敬尊重，如是等樂不可說盡。善哉！汝等入於如是安樂法域，如法修行證於大覺，諸賊比丘信受修行皆見道遠。彼比丘僧未取滅時，我等常守護恒不離邊，今見汝等行是大惡人，早懷慚愧如賊比丘，於失三衣不應生苦，但深觀心大乘法服，不生染著有為三衣。說是語已藥叉不現，比丘聞已深生悔過，起無上心志求佛法。是故應知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真如寂靜，諸法心起不思議故。

○法崇和尚誡弟子語

法崇和尚有一弟子，不習正教不誦經典，所好誦者一陀羅尼。和尚密語彼弟子言：汝所誦持不動真言，從是以外亦有何心行誦此真言？又每日誦幾真言耶？弟子答云：我以呪力蒙明王護，飛鳥忽落流河停止，縛龍鬼神被仰國王。以如是心誦持真言，日夜各誦千反真言。法崇和尚誡弟子言：汝更莫作如是希望，身如電光暫住不久，命似草露夜置朝零，威德驗力財寶盛年，皆不隨身亦不常住。汝以此身不念無常，人身難得佛法難遇，何以纔誦一陀羅尼，空望現世不顧後世？汝若翻破現世希望，志求佛道怖畏三途，我今為說持呪方法。弟子白言：我今愚癡全無所知，聞大師誡始知無常。善哉和尚！為我說之，只求佛道不樂世樂。和尚告言：如是如是，誰有善人不隨善言？我昔若時值一智者，我隨彼人一所同宿，比丘通夜不睡端坐，常滿眼淚泣聲頻聞，常手彈指愁歎出色。我心不染菩提之法，只常望求名聞利益，誦一真言以為所作。念：佛世承人身心放逸，猶如汝今所行作法。我時見於比丘所行，生奇恠念問其因緣：何故比丘常泣不喜？一切僧俗貧富貴賤，生遊樂自在歡娛，願樂欲聞。比丘答云：此身非樂眾苦根本，何有所樂？我心歡喜，於無量劫墮於地獄，摧折身骨焚燒五臟，眼見獄率生怖畏心，耳聞呵責，不知答方。舌嘗熱丸，身抱熱銅，足步火，心悲難忍。纔出地獄，更經鬼畜，希有人身，如優曇華。雖得是身，貧窮下賤，愚癡破戒，還入地獄。如人取石，仰空投上，不經幾時，便墮地上。以如是身，何生安想？是故我今，常懷憂愁。我聞此語，身分震驚，不知方角。智者猶恐，三途之苦，況愚癡身？更問：何免生死方法？比丘答云：汝誦真言，是成佛道，只止希望，可樂淨土。我為開示，念誦心行，於念誦有，事相念誦，理性念誦。若知此者，於菩提道，無迷可到。事相念誦，威儀具足，內外令淨，香藥供具，任力供養。深念本尊，無限弘誓，諸佛大悲，無緣為先。悲愛眾生，垂一子慈，以智慧光，照癡闇身，以尸羅衣，覆破戒身。如是大悲，不捨眾生，猶如悲母，不捨病子，抱持覆養，泣悲加護。唯願如來，恒臨此所，引接我身，出離生死。誦真言時，手捻念珠，明記呪遍，而不雜亂，而作是念：我所持呪，三世十方，諸佛密語，一真言中，攝一切善，但應作信，不可分別。於煩惱病，真言作藥，於生死海，真言作船，菩提資糧，涅槃果德。降波旬怨，以真言劒，除貧窮苦，以真言財。如是思惟，清淨念誦，取真言數，可作思惟。越一玉時，斷一煩惱，證三摩地，越百八玉，斷身中障，百八煩惱。誦一遍呪，證一三摩地，誦百八遍，百八三昧。如是思惟，不緩不急，可誦真言。願以此善，必證菩提，自佗怨親，入秘密藏。是事念誦者，是秘密事，雖不可示，法慳有過，是故教知不可輕輕。念珠真言并非他所，只我身心名於念珠，亦名真言。

直以我身可觀念珠，更不可求別之念誦。所以者何？尋我身分，頭等六分，三百六十種種諸骨，皮肉血肝，五臟六腑，如是諸物和合而有，猶如念珠。百八之珠，達摩之玉，十弟子之玉，和合而有。眾生身分，無常假借，一期生間而不毀壞，是則命根連持相續，猶如念珠。諸玉和合，雖可散失，以諸連持不失而住。尋我身分，一生自過，衰老漸至，風刀解節，命根既去，諸根散壞，身既散失，猶如念珠。日月多積，時節運過，絲緒朽壞，玉體推破，所所散失，不知去方，故知離身更不可求別之念珠。如是觀察，名理念珠。真言字相，依聲假立，或有或無，唯念珠觀，可用觀念。又直心名念誦等，更非異物。尋心體性，萬法所依，猶如念珠。達磨之玉，一切諸玉，以此為主。諸心所法，遍行別境，根本隨煩惱及不相應，如是諸法，重重不雜，善惡不失，次第而住，猶如念珠。百八諸玉，十弟子玉，尋其體相，雖有差別，更不相離，一類而住。又諸心王及彼心所善惡諸法，論其本性，但是一如，離求善惡，由妄想念，自然分別。心、心所別，亦由妄心生善惡業，牽引三有。善惡果報，一期生死，和合而有，但由業力及妄分別，猶如念珠。諸玉之體，雖無本體大小玉別，但由工巧及緒串持和合而住。是故觀之，心如大玉，心所如諸玉，妄想如工，業力如緒。法性無始作迷輪始，猶如念珠繞匝取數。始自達磨無明無始無終，依斷論終，猶如念珠繞匝已異，終留達磨。心性難思，修行作佛究竟上位，猶如念珠捧置頂上。心性難量，至於菩薩賢聖之位，猶如念珠繫置頸上。或時心性感人天果，猶如念珠繞置手臂。或時心性沉沒三途，猶如念珠悞落泥中。或時心性薰禁戒香甚可愛樂，猶如念珠入沉檀等其體甚香。或時心性薰習煩惱甚可猒離，猶如念珠交[葸-十+夕]韮等，或落糞中其香甚臭。心性不定，剎那剎那轉變難知，或善或惡或復無記，或昇或沉或復處中，或亂或定或愚或智。雖如是別，觀其本性一如法界實難思議，猶如念珠自在不定，或作長短或作方圓，或時散失或復還得。雖有如是種種差別，尋本來由但出如來金口之說，非凡夫人稱如是觀心真言念珠名理念誦。真言字相准先觀知，恐彼秘密不論真言。依天台山智者禪師三觀一心相續觀法，一念誦中三諦具足，所誦真言能誦我身，手持念珠及所念心，論其本性如幻如夢。何是念誦？何是心性？由妄分別生別異相，真實推求皆悉空寂。如人睡夢見種種事，或喜或苦或男或女，夢覺之後推前夢事，不知本性不見體相。由一念睡有種種夢，萬法如是。由無明夢有善惡異，智慧心覺皆是空寂，何有智者分別真言我身心性念誦等別？如是念珠名空念珠，萬法如是。本性空寂，有因緣故諸法而生，是故亦有真言念誦。身心等相不離而住互有差別，如人有目向雲晴天，見於日月星宿等別而不雜亂，如是念誦名假念誦。以前二

觀以為方便，得入中道第一義諦。真言念誦能持所持，尋其體性非有非無亦有亦無，遠離四句永絕百非，如是念誦是則名為中道念誦。於空假中一念不具前後次第，是則名為歷別次第念誦。於一念中三諦具足非前非後，一心念誦一切念誦，一切念誦即一心念誦，非一念誦亦非一切念誦，萬法具足不增不減，三德圓滿自在明了，如伊三點如面三目，如是念誦是不思議圓融念誦，諸念誦中最為第一，如是三種名理念誦。復有最極秘密念誦，名心月輪布字念誦，雖應宣說秘密中極密，是故不說。汝猶欲知後時復來見汝心行，我為說此，但以先說事理念誦，直應見佛及到寶所，汝今聽受勿令漏失。其有信心求佛道者，汝亦為說此念誦法。比丘如是說法已畢，彈指思惟入觀行時，食時已過當將至日中，時有天童從空來下，以天甘露飯入比丘鉢，敬心禮拜忽然不見。我見此相歡喜頂禮，聽受經法于今不失。我今以此念誦觀法授與比丘，自今以後依之受持，觀心法界直至道場。弟子比丘信受此語，觀心念誦不生異想，不動使者時時來現，是故應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真如寂靜，諸法心起不思議故。

○攝忍比丘云

我念昔時遇惡比丘常被罵詈，我起瞋恚欲報彼怨，顏面失色，執持利劒及器杖等，通夜伺求終日作謀。敬法藥叉并聞其說，心懷怖畏而跪自言：有一比丘常以惡言罵詈誹謗，無咎我身。聞此謗者身心不安，伺求其便欲殺彼僧。以是因緣，其利劍等日夜嗔愁。敬法藥叉彈指數反，從眼下淚猶如春雨，語比丘言：云何比丘起如是惡？其在家人不受禁戒，猶有善心莫如是惡，何況出家纔作佛子起是想哉！破石不惜元非玉故，硝玉可惜是珍寶故。俗人作惡如石破壞，沙門起惡如玉硝。汝今思惟法師所行，起忍辱心可捨報怨，我今為汝說法師行。如來滅後千餘歲，健那崛國有一沙門名吉尸尼，五篇七聚十三僧殘無有毀犯，并學三藏智慧明了，王臣人民見其戒行尊重供養。時有破戒惡行沙門數百集會，共相議言：是吉尸尼惡行沙門，內懷惡心現有智行，獨受人敬誹謗我等，由是我等惡名周遍。我等來至彼比丘所罵詈誹謗，或加杖木令去國內追出遠境。如是議已，破戒比丘數百聚集，以種種言誹謗罵詈。是沙門言：或汝是大惡盜賊。或言：汝是大惡律儀。或言：汝是貪食魚肉。或言：汝是噉飲酒[葸-十+夕]。或言：汝是夜抱女臥。或言：是奴婢下賤。或言：汝是殺鹿常食。或言：汝是秘持弓箭。或言：汝懷利劒殺人。或言：汝是常誑惑一切。或言：汝是佛法外道。或言：汝常誹謗我等。或復罵詈言：如是惡人打破其頭，或復詈言令食糞尿，或復詈

云以繩縛身，或云利劒當殺其命，或云利錐可錐其咽，或云鉚鑷繫縛手足。雖如是等種種惡言罵謗沙門，而是比丘更無嗔氣顏色柔輭，默然受之更不返答。諸比丘眾如是罵詈各各相去，時空中有如我等類護法藥叉皆來集會，雖當冥罰破戒比丘，見此比丘希有所行，為試是僧心行作法，於惡比丘不敢如害諸破戒僧，後時羞使令見彼僧。時持戒僧不動而住，而諸比丘聞彼沙門不去猶住，倍生瞋恚，各持刀杖復來集會，而作是言：以言試追惡僧不去猶住，各加刀杖可遠擯出。作是言已，打頭截手削於鼻，五體身分一切打傷，而是比丘身心不動猶如盤石。慈眼見迴出柔語云：善哉！汝為我善知識，失毒惡身何時報恩？我以兩肩荷戴汝等，經於百千萬億時歲，恭敬尊重盡心供養，猶不報盡今日之恩。時於空中有一大音猶如雷電，而讚比丘：善哉！沙門攝身口意，忍辱最勝能忍諸惡。破戒比丘見聞比丘不嗔慈語，及聞空中讚比丘聲，忽懷怖畏深生慚愧，五體投地禮比丘足：我以惡心穢淨戒聖，還知我惡信其德行。唯願沙門悲愍我等，令滅破戒地獄之苦。時比丘言：善哉！汝等常慈悲我，先施安穩今與安樂，如是大恩實不可報。我今不生一念惡心，但念今日得大利益。時諸比丘合掌白言：沙門！今日於我等類不生惡心，以何為證？比丘答言：我出家已來，未作妄語，未起嗔恚，未生憎嫉，何故方始生妄語？我雖蒙於汝等打罵，實不生於一念惡心。汝等所戒刀仗之具，皆變蓮華，開敷香鮮，作是誓言：破戒比丘，所持刀杖，皆變蓮華，色相殊妙。諸比丘眾，見是事已，深信慚愧，不知所之，見大師形，是例之沙門，以何方便，攝持嗔恚，能忍諸惡？願為我等，說其因緣。比丘說言：善哉大眾！問深法要，為汝說之，諦聽思惟。我依佛教，不依外道，住六種心，不起嗔恚，不生怨心，於諸惡法，身心不動：一於眾生，生如來想，亦皆有恩；二深怖畏後世苦故；三念忍辱無量利益；四不生於我我所想故；五以大悲愍眾生故；六住現觀不思議故。由是因緣，不生怨心。於諸眾生，生佛想者，細尋一切有情之輩，皆身內有三身如來，由一念妄心，感如是身，若其發心，皆當作佛，若未發心，亦理如來。是故觀察，十方如來，是已成佛，一切眾生，是未成佛，雖有已成未成之別，因是法身，何生差別？是故我今如來弟子，何於佛所，起大惡心，作如是念，不生怨心？又諸眾生，皆是往昔流轉父母，養育我身，如今父母，由妄想念，不知所生，云何恩所，而生惡心？如是思惟，可生惡哉？二畏後苦失大利者，若起一念嗔恚心時，一切煩惱，俱時動發，一切天龍，悉得於便，皆失一切善根財寶，入於地獄，受無量苦，何由剎那嗔恚之心，經無量劫，受諸重苦，及失無量善根種子，為諸聖人所呵責哉？華嚴經中，佛為菩薩說如是言：菩薩若起一念瞋恚欲報怨心，則得百千億惡法，不

證菩提，不聞正法，不生淨國，生惡道中，生八難處，身多痔疫，多被謗毀，惡知識來，生外道家，離佛正教，入魔界，不見善人，惡深日增，善法皆盡，常生邊地，身常貧窮，身常顛倒，心常愚闇，而生惡心，樂於生死，除一切智，不入佛法，不住禁戒，見僧誹謗，懈怠懶惰，生生永離佛法。佛子！菩薩但由一念嗔恚心，如是等數無量惡法決定現前，何況生於二念、三念嗔恚心哉？是故比丘常作是念：假使十方一切眾生，各各執於如須彌力打截我身，逕無量歲受苦不休息，我當忍受，不生一念報怨惡心。以何因緣，一念惡心無二世利？是故比丘不生怨心。三念勝利不生惡者，若人罵詈及加刀杖損身分時，為我有過，應作是念：是我所悞，專非他過。諸人呵責誡調我心，還可生喜，何生怨哉？若身無過，橫被打罵，應作是念：我今無犯，忽得此苦，定知應是過去時，故業苦因于今不失。今生償盡，是我過也，非佗所為。如是思惟，不生反報怨結之心，是名第一法師所行，生生蓮華化生，寶華承足，不履地泥，在在所所見佛聞法，智慧明了，不入三途。一切天、龍、鬼、神、脩羅、師子、虎、狼、羊、鹿、牛、馬等蠢蠢之類，見忍辱人皆生歡喜，不生怖畏，恭敬尊重，如事天帝，如事父母，諸佛如來，常共護持，三界賢聖，常樂見之。正使十方一切眾生，懷毒嗔恚，欲害來集，見忍辱人，皆起慈心，不生惡心，況復加害，尊重供養，發心還去，忍諸惡心，有如是等大威神力。故如來云：眾人諍論，不報為勝；眾人誹謗，忍默為勝；諸善法中，忍善第一；諸善力中，忍力第一；諸兵眾中，忍兵為勝；諸財寶中，忍財第一。比丘常念有如是等二世大利，於諸惡法，不生怨心。四、不生於我我所想故不生怨者。比丘若被打罵苦時，應作是念：今我身分，非自造作，亦非自物，皆以法界地水火風因緣和合，今盡分散，各還本所。是故身體骨肉心肝，地大所成，非我己物，而是法界大地一分；膿血淚汗，水大所成，非我己物，但是法界大海一分；身有燸氣及入出息，火風所成，亦非己物，而是法界火大風、火大風大一分假法。以是因緣，今我身分，非我物故，於身不可生於愛惜，於打罵者，亦不應生怨結惡心。又復思惟：此身無常，須臾假借，雖生愛惜，更不可留，何於暫時無常身體，永結多劫受苦因緣，自佗懷毒，生生不忘。如是思惟，不生怨心。五、發大悲。我今出家，偏為法界，見諸眾生，由迷心性，受生死苦，由是發四弘誓慈悲，荷擔法界一切眾生，運置菩提涅槃彼岸，但受諸樂，令入佛慧。由如是心：我今出家，以是因緣，我身即是眾生父母，何於一子生惡心哉？我身醫王，應治眾生煩惱病患，何於眾生增其病哉？我今船師應度眾生生死大海，何於眾生令沒生死？如是大悲憐愍眾生，報怨惡心更不現起。六、住觀心。比丘常觀心性實相，我身即是眾生

之身，我心亦是眾生之心。所以者何？心、佛、眾生，但是一物更無差別。譬如虛空無十方相，亦無差別亦無勝劣，但一空相。如是如是，心、佛、眾生但一無三，由惡覺故生於自他異類差別，生善惡心，互懷忿怨生生殺害，互抱歡喜在在語親，觀如是相猶如幻化亦如水月。如是思惟，雖見怨人不生惡心，雖見我身不生愛念，如空見空無憂喜想，亦如化人見於化人，但愍自他妄想迷亂，專不求於眾生惡過，自他平等不可思議，三世一念不恒隔，乃至智者歷萬法境尋知實相。由是觀心，惡心不生慈悲忍辱，剎那剎那須臾須臾增進圓滿，猶如月輪漸漸圓滿，亦如日光遍照虛空無有障碍。我今如是直觀心性，雖蒙汝等罵詈刀杖，更不生惡彌生慈悲。汝等比丘，若有善心早離惡心，如是修學一生如夢。何故懈怠破戒諸僧，聞比丘說血淚流出，永發道心皆持禁戒，常修忍辱不起惡心？比丘當知，如是思惟永息惡心，如往昔僧說是語已藥叉不現。我聞此語，從是以後常攝身心怖畏後世，雖加杖木罵詈誹謗，默然受之不加報答，時世諸人呼我攝忍。若有比丘發道心者，如是觀法必應受學。是故應知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真如寂靜，諸法心起不思議故。

○法志和尚問比丘云

法師所行，種種無量，沙門行於何等功德？比丘答云：我習法文，說法論義，以為所行。和尚問言：說法論義，度脫生死，是殊勝行，尤可隨喜。以何心想，可修是行？比丘答言：若於說法論義時，內心念言：願聞法者，皆生隨喜，尊重於我，敬禮於我。于智者中，我獨最勝，名稱普聞，受諸供養，顧眷屬一生。以如是心，說法論義，從是以外，有何所樂？和尚語云：我聞汝說，□□□□，摧折我肝，不可堪忍。沙門習學三藏法門，何以智眼迷名利□□□？有目，飲酒醉亂，或毒失心，眼目宛轉，不見色相。今見比丘，雖有少慧，說法論義，飲名利酒，服勝他毒，醉亂迷悶，不見二世，罪報業色，亦復如是。諸罪業中，不淨說法，是為第一極重惡業。我今為汝說說法論義甚深方法。如我昔時，經行諸國，往邊少國，有一比丘，名曰寂慧，持菩薩戒，深守其精，不犯輕戒，何況十重？習學大乘，智慧甚深，言詞柔軟，辨才最勝。國中僧眾，皆來承習，捨指南面，作比面禮。我往彼所，親近暫住。應時國中，王臣人民，僧尼眾等，皆集聚會，白比丘言：善哉！今日我等類，說微妙法，令心歡喜。比丘辭退，更不說法。如是如是，日日雖請，比丘慇懃，辭請不說。時諸大眾，大杲所念，涕淚悲泣，不樂本所。寂慧沙門，見是諸人，信心求法，發大悲心，受

大眾請，著新淨衣，內外清淨，手持香爐，漸漸行步，至於堂門，閉目思惟，然後入堂，如法禮佛，登於高座，端身思惟，不見大眾，不見眾色，不聞餘言，臨說法時，舉聲大泣，淚流如河水。集會僧俗貴賤大眾，見寂慧泣，雖不知於因緣作法，時生慚愧，莫不泣者。然後為說甚深玅法，不經時節，纔經一時，於其中間，一切大眾，於寂慧之所，皆生佛想，一心聽法，或復悲泣，如犢失母，或復歡喜，如貧人得寶，或怖罪報，如獵士得鹿，或求出家，或持禁戒，或攝心亂，或發道心，或復隱居，或行布施，或懺眾罪，如是利益，其數甚多。應時堂內，異香薰滿，亦於空中，音樂遙聞，見前異相，生希有想。寂慧比丘，說法時竟，閉眼思惟，舉聲大泣，如前所說，從法座下，屈禮諸佛，以大慈眼，顧見大眾，漸漸出堂，而思惟觀念，不可說盡焉。是時我見比丘說法，永異餘僧說法之式，心生歡喜，伺求靜時，往寂慧之所，而作問言：我聞佛教，說法教化，是菩薩行，大師何故度度辭退說法之請？又復何故說法初後悲泣憂愁？願為我說。欲知因緣，我作問時，有少分智，說法論義，多聞比丘，數十在座，寂慧沙門，答我問云：善哉比丘！我為說之，諦聽思念，說法度佗。諸佛菩薩，所行之法，凡夫淺識，力所不及。所以者何？若不量機，妄說法要，聞者失益，能說所說，皆唐捐故。滿願說法，蒙淨名誡，身子度佗，被外道哂。二乘聖者，斷盡三界煩惱障已，證生空理，不生著心，猶於說法有如是過，何況未斷煩惱愚夫，以少分智為佗說哉？寧以利劒剜取三世一切諸佛青蓮眼目，理也，豈以不淨心為佗說法？亦以刀聚，同時殺害無量世界六道之眾生，更不可以住有相心為佗說法。若欲一時頓作十惡、五無間等無量無邊一切之重罪，經無量劫，生阿鼻獄，受無限苦，但以有相不淨之心，應昇高座，為佗說法。寧以鐵鉗拔出我舌，以極利劒刺摧舌根，猶如微塵，日日夜夜，時時尅尅，受此苦痛，經無量劫，不應更以名利勝佗不淨之心，說法論義。悲哉！悲哉！濁世比丘，不知正教究竟之正理，不量眾生機根之差別，但以名利勝佗之毒心，現說法相，誑惑世間，奪盜財寶，資命嚴身，覆養眷屬，受佗尊重敬禮供養，實無智行，猶如竹葦，外相似賢，見內虛豁，亦如畫瓶盛於糞尿，不可近身，猶不審哉！說法之師，後生之身，受何等苦？誰有智者，好於說法？設雖不起有相之心，未斷惑時，猶不出假。所以者何？自損益佗，似有大悲，猶無大悲，猶無大益，離雜毒身，然須說法。靈山聽眾智顗禪師，臨命終時，謙自位言：領眾太早，位居五品，權者猶恐出家說法，非誠實者四依大士。提婆菩薩趣滅度時，語弟子言：我先度佗，自位未就，菩薩卑下，非論凡夫，以是因緣，我不說法。出家已後，未起有相說法之心，今日始起，何生欲哉？寂慧沙門說此事

時，小智說法諸比丘類深懷慚愧，血淚流下，永斷說法論義之心。我復問云：我心雖信，猶生疑惑。我聞正教諸功德中為他說法，是第一善。如法華云：竊為一人說一句法，是如來使，行如來事。況大眾中為佗廣說？又有經云：有人多劫以妙七寶施十方界一切眾生，功德甚多。若有比丘為一眾生說四句法，功德勝前，無邊無盡，不可為喻。又有經云：於諸施中，法施最勝。諸比丘眾常行法施，以是因緣，為佗說法，是最勝事。如大師說，是大惡事。我迷兩道，未生決定，願為說之。比丘答言：能問此事，我為說之。佛說比丘持戒威儀具足清淨，如是比丘皆應供養。隨是比丘一切應行，是真佛子，是真梵行。為迷此旨，破戒無慚，不調心行，不名沙門，不入僧數，不許共住，不許共行。雖大地廣及海水多，為破戒僧猶不許於一步之地、一滴之水。是大惡賊，一切所用皆偷盜故。何故於中許說法哉？以之案之，比丘所出，諸經所說，皆是持戒比丘所作，非許破戒比丘所作，非許破戒比丘說法。何況法華說法師行，慈悲為室，忍辱為衣，諸法空座處之說法，是豈破戒比丘行哉？是故不應生於疑惑，於說法時不生希望，但除大悲，不起想心，內外清淨。說法比丘，其餘沙門何說法哉？我復問云：我今生信，不生疑惑。若欲說法，以何等心而為人說？比丘答云：汝不煩問。所以者何？說法度人，尋其本緣，是大佛事，三世諸佛之所行故。以是因緣，釋迦大師為四依之人說置方法，如法華中法師、安樂二品之經內細說所行。內外方法亦如餘經，處處經文說法方便，何故煩問？又可作答：若欲說法，應如佛說；若違佛說，更不說法。我復問云：如大師言：說法方便，明見諸經。持戒沙門內外清淨，但以大悲，不懷希望，於大眾之中說深玅之法。有難問者，和顏而答，不生怨心，是為說法。如是方法，眾中說法，如我等輩下根著相。破戒比丘不可生於說法之相，況為一人而說法哉？從是以外，寂寞山林，無人之所，但我一人為自行住，調攝迷心，不說法那？為當云何？願為我等說此法要。沙門答云：善哉比丘！是真佛子。近代末世破戒，以少分智說法論義，不知方隅，得聞如是不淨說法，罪報深重，還生怖畏，永斷說法。發道心時，曾 薰習故，有說法之。若猶現前攝心安座寂寞之所，當起觀心說法威儀。所以者何？我深達佛教，歷萬法之境，常觀心性，直至寶所。我今為汝說此方法。比丘端身安座不動，閉目思惟，不緣異境，應如是觀：我身佛堂，誰是身外更求佛道哉？兩足柱上橫背骨棟，兩肩梁餘骨筋種種結搆，皮膚血肉葺尾塗壁，以頭寶故，置身堂上。腹內空豁，猶如堂內。身有九孔，如堂門戶。身內骨肉互有隔障，猶如佛堂。內陳外陳，五臟六腑，種種諸物，青黃赤白，長短方圓，形色種種，彌滿其中。猶如堂內，幡蓋華鬘，佛臺高座，以眾寶物，莊嚴

安置。是身堂內，菴摩羅識，法界性，本覺法身，三十七尊，眷屬圍繞，結跏趺坐，三昧清淨，法蓮華臺。第六意識，心王法師，著忍辱衣，著慈悲裳，法門威儀，清淨而敬，禮本覺佛，懺虛妄過，登法空座，寂靜安坐。心王法師，見身堂內，聽聞四眾，滿堂雜住，所謂善惡，心所等法。十大地法，而善惡心，恒相應起，在於身內。如人天類，善惡心雜，預聞法座。大善地法，唯善心，恒相應起，亦在身內。猶如出家，僧尼等類，形體順佛，預聞法座。貪嗔癡等，大小煩惱，唯惡心起，亦在身內。猶如鬼畜，修羅等類，雖是惡趣，罪業眾生，有機緣故，在聞法座。如是等類，善惡心所，大眾之中。第六意識，心王法師，以大法音，不懷驚怖，不生希望，告心所言：汝等善聽，我為宣說，法界真如，清淨法門。汝等體性，即是佛法，貪欲是道，恚癡亦然。惡心所眾，猶以如是，何況其餘？善心所眾，豈非佛哉？一一心所，皆具佛法，萬德莊嚴，不壞不滅，無缺無減，玅不思議。乃至身堂，所有色塵，足柱肉壁，一切色法，一一皆是，法界真如，互不障礙，圓融自在。汝等心所，於實相法，更不坐於，各別之想。由妄分別，業力因緣，而有心王心所，親疎所緣，剎那剎那，生住異滅，有為無常，有漏之相。論其本性，空寂一如。誰是心王？誰是心所？何是本覺法身如來？何是所住身體伽藍？如夢如影亦如虛空，是不思議一如法界。第六意識心王法師說是法時，心所大眾皆得法喜，貪嗔等眾離於毒惡，皆變布施慈悲等行，信精進慧善心所眾，彌更增長無量功德，於心王師恭敬尊重，應時身堂忽然廣博量同法界。菴摩羅識本覺法身四智如來，放智慧光照曜境界，一切法界諸佛菩薩賢聖皆來集會，坐身堂內即時印可。第六意識心王法師，猶如遮那摩耶胎內說華嚴時，諸佛菩薩皆來集會儀式之相。心王法師被照本覺五智光明，及蒙諸佛印可讚歎，踊躍歡喜頂禮恭敬本覺法身及一切佛，繞百千匝却住一面，還覺本際甚深法門，見於法界不離我身，雲集諸佛不離我心，但一平等猶如虛空，不著有邊不著空邊，亦不生於亦有亦無，非有非無離二邊執，四句百非悉皆遠離，冥契真如宛然而住。如是觀察思惟心性，名真說法。汝等沙門，如是修行斷煩惱後，為諸大眾可說法門。比丘當知，此是秘密最極究竟，觀心說法莫令披露，我時聞了深以受持。汝比丘僧，早離名聞利益說法，深攝身心全持禁戒，二世成就無受諸苦。比丘聞已離於不淨，說法論義思惟佛道，不交聚落得見佛身。是故應知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應觀法性真如寂靜，諸法心起不思議故。

心性罪福因緣集卷下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